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明证与奇迹 大全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使命与《古兰经》真实性的证据

科学明证 · 历史与考古的见证 · 已应验的预言

《讨拉特》与《引支勒》中的预告 · 精灵、巫术与幽玄的世界

讲解到孩子也能听懂 · 151 幅彩色插图

151 条明证，按分量排列



第一部

最有力的明证



本书的核心：天上的、大地的、人体的迹象，连同历史的见证，全部汇集于一部之中，并按**证据的分量由强至弱排列**。你最先读到的，是无从回避的那一个；越往后读，证据的分量会稍稍减轻。

75 条



七个阶段……次序丝毫不差

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

《信士章》——第14节



依卡内基分期与真实胚胎照片绘制——比例与尺度一致。名称与次序皆如今日医学教科书所载

用大白话说

五个阶段，《古兰经》在十四个世纪前就——为它们命名：一滴水，然后是「阿赖格」——一样东西钻进子宫壁，继而像枝头的果实那样悬垂在里面；然后是「穆德格」——一小块带着凹痕的东西，仿佛被牙齿咀嚼过；然后骨骼被塑出；然后肌肉包上骨骼。上面这幅图是照着真实的胚胎照片画的——你亲眼看一看，再回头把这节经文读一遍。

当时的人怎么想？

子宫里究竟发生什么，当时无人知晓。亚里士多德以及追随他的人所持的主流看法是：胎儿由凝结的经血形成。另一种看法出自盖伦：骨骼与肌肉是同时一起形成的。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阿赖格——大约头两周：三件有据可查的事同时发生：胚胎附着在子宫壁上并钻入其中，直到完全埋进组织里；接着它悬垂在自己的囊中，由一根连接柄吊着——这正是你在上图中看到的；而它周围开出一个个腔隙，灌满了母亲的血，于是它被血包围。

穆德格——大约第四周：胚胎背上出现一块块称作体节的结构，一块接一块地添加，直到接近四十对，块与块之间是深深的沟，表面因此显得布满凹痕——而它那时只有三毫米长，不放大根本看不见。

然后是骨骼，再然后是肌肉：骨架先以软骨模型的形式画出，随后肌肉才缠绕其上，从骨骼那里取得自己的形状——正是给已经立在那里的东西穿上一件衣服，与经文所言分毫不差。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在这两个词跟前停下来，别轻轻放过。就两个词——「阿赖格」和「穆德格」——描述了人类的眼睛在此后十四个世纪里都不曾见到的东西，而且非得靠显微镜和照相机才能见到。

第一个：「阿赖格」。别从我这里拿，从字典里拿。焦海在《标准辞书》中说——他已去世一千年了：「阿赖格：水中一种吸血的虫。」《阿拉伯人的语言》里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句话。而这个词根本还围绕着钻入与附着，以及悬垂与吊挂。

现在，把目光抬到这一页顶上的图。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一个东西钻进了子宫壁，深深陷进去，直到埋在它的肉里；然后悬垂着，由一根柄吊在自己的囊中，像果实吊在枝头；而且母亲的血从四面把它围住。一个名字，三样全中。谁告诉他的？

第二个：「穆德格」。它出自「咀嚼」。哈立德·本·古白在《阿拉伯人的语言》中说：「穆德格，是一个人放进嘴里的那一块肉」——一口可嚼之物。十四个世纪之后显微镜来了，拍下了第四周的胚胎，而大学教科书《发育中的人》说：这些块从外面看去像一粒粒珠子般的隆起，排在它的背上，块与块之间是深沟。看看那幅图：简直像被两排牙齿压过！再想一想，它那时只有三毫米长——肉眼看不见，不用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放大手段，就无从知道它的形状。

第三个：先骨骼，后肌肉。哪个人会看着一团软绵绵的东西说：骨头先来？！理智说的正相反。可科学说：骨架确实先画出来，然后肌肉才缠上去，从骨架取得形状。这正是祂那句话：「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而衣服只能穿在已经立在那里的东西上！

一节经文里四个接连的词。四记接连的重击。其中任何一记只要错了，都足以把整部经文推倒——可一记也没有错。一个沙漠里不识字的人，不会读也不会写，却为肉眼看不见的阶段——命名……而且——命中。是谁教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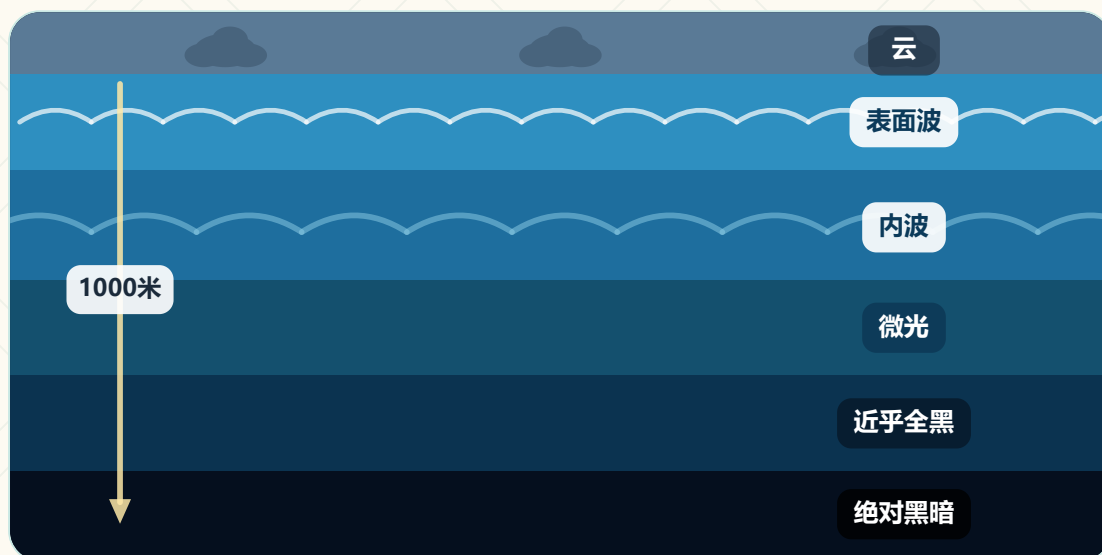


海洋深处

重重黑暗，一层压着一层

或如汪洋大海中的重重黑暗，波涛之上有波涛，波涛之上有云彩；那是重重黑暗，一层压着一层

《光明章》—— 第40节



光被一层层吞掉，到了一千米以下便彻底消失

用大白话说

海的深处是黑暗之上还有黑暗：云彩挡住光，然后波涛挡住光，然后海水把颜色一个一个吞掉，直到一点光也不剩。

当时的人怎么想？

靠憋气，人下潜不过几米。海的深处是绝对的未知。没有人知道那里的黑暗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更没有人知道在看得见的波涛之下还有另一重看不见的波涛。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光在水中被逐级吸收：红色在约15米处消失，接着是橙、黄、绿，只剩下微弱的蓝色，到约200米也消散；一千米以下则是一个**光子也没有的绝对黑暗**。此外，人们还发现了**内波**——它们在密度不同的水层交界面上行进：波涛之下的波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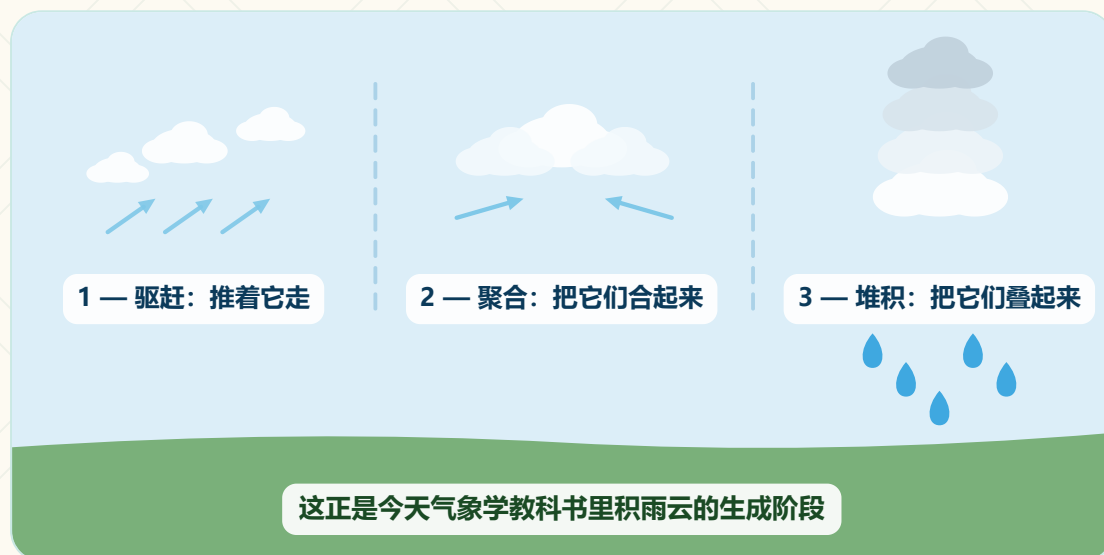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把三重遮蔽按从上到下的正确次序排好了：云彩，然后波涛，然后**它下面的另一重波涛**。而海面之下还有第二重波浪这件事，直到二十世纪才为人所知。随后它以一句总括作结：「重重黑暗，一层压着一层」——是**层层叠加的**黑暗，不是单一的黑暗。这正是光在水中被吸收的、精确的物理描述。

造雨的三个步骤

你不知道吗？真主使云缓缓地移动，而加以结合，然后把它堆积起来，你就看见雨从云间降下

《光明章》—— 第43节



驱赶，然后聚合，然后垂直堆积……然后雨才落下

用大白话说

雨不是忽然落下来的。它有三个按次序排好的步骤：风先**驱赶**小块的云，然后把它们**粘**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像山一样**堆**起来——到这时才下雨。

当时的人怎么想？

下雨在当时是一件事：有云，然后有水。没有人知道云有**按次序排列的建造阶段**，也没有人知道会下雨的云在结构上不同于不下雨的云。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这正是气象学关于**积雨云 (Cumulonimbus)** 生成的讲法：气流先驱赶一个个小的云胞，然后这些云胞合并，然后在层层堆叠中垂直发展，高度可达15公里。**只有**到了这一阶段，水滴才大到足以落下。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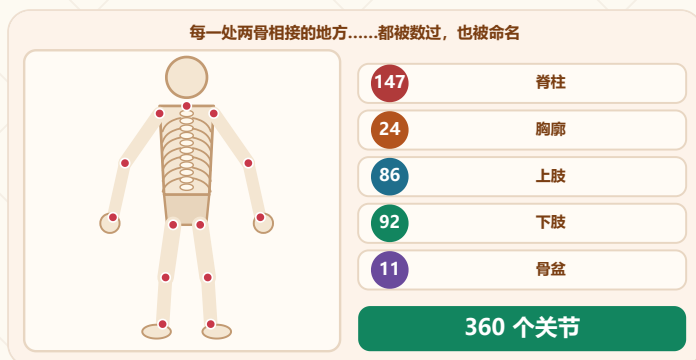
三个接连的动词，中间用表示次序与间隔的「然后」连接：「使云移动」（轻轻驱赶）←「加以结合」（把碎块合并）←「堆积起来」（垂直叠高）。这个次序**既不能颠倒，也不能省略**，而它恰恰就是科学上的次序。随后还有最后一处精确：雨「从**云间**降下」——是从云块内部的缝隙与夹层中出来，而不是从底部。这正是雷达图像所显示的。



三百六十个关节……在解剖之前就数清了

阿丹的子孙中，每一个人都是依三百六十个关节被造的

穆斯林辑录——健全



一个不容曲解的明确数字——说在第一次系统解剖之前九个世纪

用大白话说

你的身体里有**三百六十个关节**——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在十四个世纪前就这样说了，并且给其中每一个关节都系上了一件**每天要做的施舍**。而现代解剖学把它们数了一遍，发现正如他所说。

当时的人怎么想？

半岛上没有解剖，没有医学院，也没有可以剖开身体的刀。在大多数古代文明里，解剖人体是被禁止的，以至于统治医学一千五百年的盖伦，是在猿与猪身上做解剖的，因而落进了此后几个世纪仍在讲授的错误里。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人体的关节被一个一个地数过了——每一处有两块骨头相接的地方，无论它动不动——结果是：**脊柱147、胸廓24、上肢86、下肢92、骨盆11**。合计：**三百六十**。

而这段圣训自己的措辞，已经定死了要数的是哪一种：它在完整的传述中把它们称作「**苏俩玛**」——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涵盖身体里的每一个关节，无论大小，也无论是活动的还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数字并不是把一套现代的约定硬套到经文上——**是经文自己规定了要数什么**。而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精确的解剖图谱，直到1543年由**维萨里**做出来。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请注意这是哪一类陈述。它不是一段可以任人解释的描述，也不是一个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而打的比方——它是一个**数字**。而数字要么中，要么落空，没有第三种可能。

说这话的人若求稳妥，本可以说「许多关节」或「几百个关节」，那样谁也挑不出他的错。可他说的是：**三百六十**。一个确定的、数得出来的数目，说的是一具从未被剖开过的身体，而那个时代既没有手术刀，也没有显微镜。

而最奇的是，这个数字并不是为它自己说的。它出现在一道命令之中：那些关节中的每一个，每天都有一件**施舍**——一句赞念，或从路上挪开一件碍事的东西，或一句好话。所以这个数目是**判断里承重的部分，而不是话里的装饰**；它若错了，建立在它之上的判断也会随之垮掉。而一个编造宗教的人，不会把一项每天的功修，挂在一个几个世纪之后可能被推翻的解剖数字上。

也许有人会说：这或许是从中医传来的，他们那里也有一个相近的数字。这正是首先应当查证、而不是一挥手推开的事——查证之后，论证只会更强，有三点：

那个数字并不固定：《黄帝内经》里是三百六十五，不是三百六十；而且在它不同的篇章中，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三百五十四都出现过。

所数的也不是同一类东西：中文的「节」是经络上的针刺部位，不是两骨相接之处；而且原文自己说，它们是**按一年的天数定下的**——这是天人相应，不是对身体的清点；以至于中医研究者自己也说，这个数字要表达的是「周全」，而不是真实的计数。**而道路是断的：**中医传入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有据记载，是拉施德丁·哈马达尼的《珍宝之书》，成书于1313年——**比这段圣训晚了七个世纪**。

而决定性的一点仍在：圣训把所数的称为「**苏拉马**」，这是一个阿拉伯词，它本身就规定了要数什么——若是转述而来，这个术语也会随之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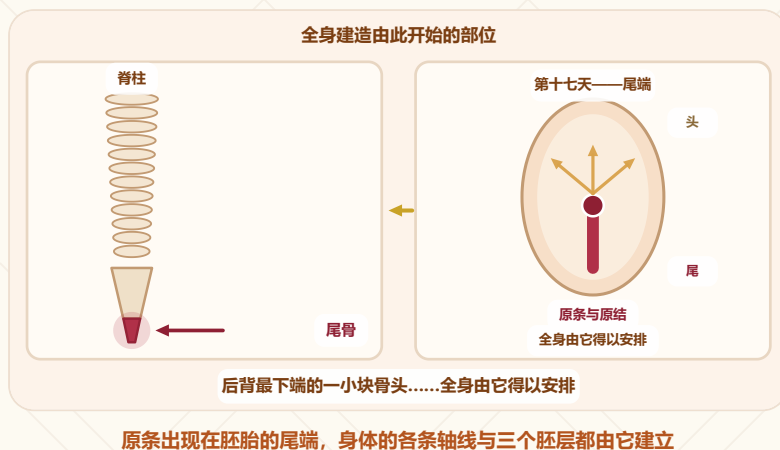
一个不识字、从未剖开过身体、除了在宰过的牲口上再没见过裸露骨头的人，把一个解剖学上的数目交给他的民族，并在它之上立起一项功修……然后手术刀在九个世纪之后到来，数了一遍，发现正如他所说。**那么，是谁替他数清的？**



尾骨——人由它而造

阿丹的子孙，全身都要被泥土吃掉，唯独尾骨除外；他由它被造，也将由它被重组。

布哈里与穆斯林共同辑录——公认可靠



♀ 用大白话说

尾骨就是**脊柱最下端的那一小块骨头**。先知穆说，人是**由它被造的**。而今天的胚胎学说：整个身体的建造，始于**胚胎尾端出现的一条线**；这条线的前端有一个结，被称为「**组织者**」——三个胚层和全身的轴线都由它安排。

⌘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对胚胎的最初阶段一无所知：它不足两毫米，肉眼根本看不见。至于尾骨，人们一向把它看作**毫无功能的残余**——一条退化的尾巴；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甚至把它列入「**退化器官**」的名单里，认为它没有任何用处。偏偏把这个地方定为**形成的本源**，这本身就违背常识：常理会从头部或心脏说起，而不会从后背的最下端说起。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在**第十七天**，胚盘上出现一条线，叫作**原条**，它的位置正是胚胎的**尾端**。它的前端是**原结**，胚胎学称之为「**组织者**」：它确立左右两侧的对称，决定原肠胚形成的部位，启动三个胚层，并划出身体的轴线——由尾定头，由左定右。

施佩曼与曼戈尔德在1924年证明：单把这个结移植到另一个胚胎里，就能在其中长出一个**完整的第二胚胎**；施佩曼因此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奖。

随后原条退缩，残余部分在第二十天变成**尾芽**。而临床上还留着一条已知的联系：**骶尾部畸胎瘤**被认为来自原条的残余；手术时并不满足于切除肿瘤，而是**连尾骨一并切除**，因为留下尾骨正是肿瘤复发的原因。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只看那一个介词。它没有说「在它里面被造」，也没有说「它比别处先被造」，而是说「**由它被造**」——把这个地方立为建造由此而出的**源头**。而这恰恰就是组织者的定义：它不是最先成形的器官，而是**其余器官由此得以安排**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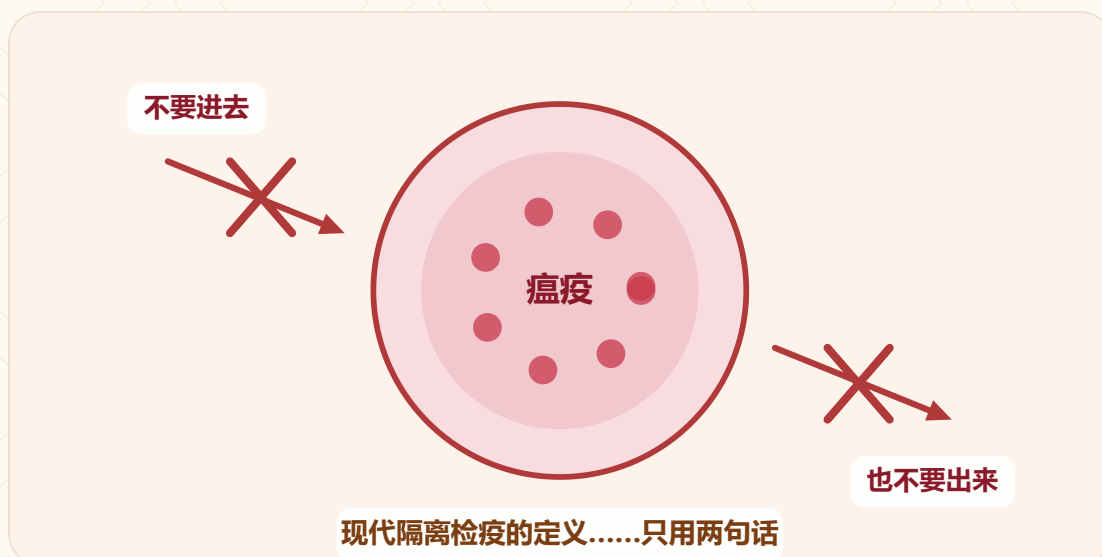
再看所选的部位：后背的最下端。七世纪的任何观察都不会促使人把它称为受造之本，一切反而都在把心思引开。而且谁也看不到它：第十七天的胚胎远在肉眼之下。

这里必须停下来说明一个界限。圣训的后半句——「**也将由它被重组**」——是关于复生的消息，属于任何实验都触及不到的幽玄，本书不在其上建立任何论证。至于流传的所谓科学「证明了尾骨不会毁坏」，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经同行评议发表的研究支持它——**舍弃没有证据的东西，比堆砌它更有益于论证**。全分量都在前半句：一句关于身体某一部位的短语，可以查证，说在显微镜出现之前一千年.....而它对了。那么，是谁指给他的？

隔离检疫……比医学早了一千年

你们听说某地有瘟疫，就不要进入那里；瘟疫发生在你们所在之地，你们也不要为逃避它而离开

布哈里与穆斯林共同辑录——公认健全



一条世界通行的防疫原则，成文于公元七世纪

用大白话说

若某地出现瘟疫：你在外面，**就别进去**；你在里面，**就别出来**。这正是全世界在新冠疫情中所执行的**隔离检疫**的定义。

当时的人怎么想？

瘟疫当时被理解为神怒、恶灵，或是腐败的空气。疫情一起，人的本能反应是**成群逃散**——而这恰恰是最糟糕的做法，因为它把传染带到每一个地方。细菌尚未被认识，疾病经接触传播这件事也无人知晓。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细菌学说直到十九世纪才由巴斯德与科赫确立。欧洲第一次有组织的检疫是1377年的威尼斯——比这段圣训晚了七个世纪。而圣训中所述的原则是**双向隔离**：禁入与禁出——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也正是2020年全世界所执行的。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段话的后半截才是最难、也最精明的。禁止进入疫区，凭谨慎之心或许能想到。但**禁止从疫区出来**违背求生的本能本身，除非已经知道：出去的人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病带走——也就是领会了「**无症状携带者**」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直到二十世纪才为人所知。欧麦尔·本·罕塔卜在**阿慕瓦斯瘟疫**中实际执行了它，率军从沙姆折返；有人责问他，他说：「我们是从真主的一项前定，逃向真主的另一项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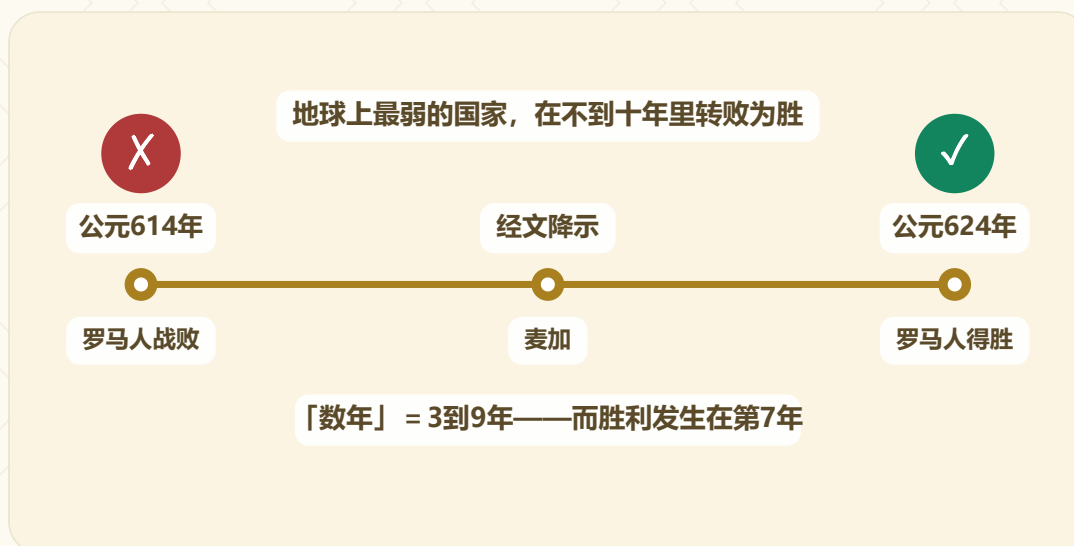


政治预言

罗马人已败北……但他们将得胜

艾列弗，俩目，米目。罗马人已败北于最低的地方，他们在败北之后，将在
❖ 数年之内战胜 ❖

《罗马人章》—— 第1-4节



一则在麦加降示的、关于数千英里之外一场战争的消息

🗣️ 用大白话说

罗马人打了一场惨败的仗，惨到人们以为它完了。于是有一节经文降下来：罗马人将在数年之内取胜。七年之后，事情果然如此。

🤔 当时的人怎么想？

公元614年，波斯人把罗马人打得粉碎：夺取了沙姆、埃及和耶路撒冷，掳走了圣十字架。罗马帝国濒临彻底崩溃——国库空虚，军队瓦解，内部叛乱。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会押它翻盘。麦加的多神教徒还就这节经文是否说谎与艾布·伯克尔立了赌注——那时打赌尚未被禁止。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公元622年希拉克略发动反攻，627年12月在摩苏尔附近的尼尼微战役中击溃波斯军队，随后推翻了库斯老，取回了十字架。这一切都记载在拜占庭、波斯与叙利亚文的史料中，独立于伊斯兰史料之外。而它恰好与穆斯林在白德尔的胜利同时，正如紧接着的那节经文所说：「在那日，信士们将要欢喜。」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不是格言，也不是描述——这是一则**题目与期限都被定死的预言**，而且是在被预言者处境最糟的那一刻发出的。阿拉伯语中的「数年」(bid') 限定在三到九之间——是一个封闭的、可被证伪的期限。若十年过去而无胜利，整个宣教都将在对手面前垮掉。还有比这更精确的：「在**最低的地方**」——而罗马人败北之地正在死海一带，那是**地球陆地表面最低的一点**（低于海平面430米）——一个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测量出来的地理事实。

一络说谎的、犯罪的额发

绝不然，如果他不停止，我一定要抓住他的额发——那说谎的、犯罪的额发

《血块章》—— 第15-16节



功能性成像显示说谎那一刻额叶的活动

用大白话说

「纳绥叶」指的是头的正前方。而《古兰经》说它是「说谎的、犯罪的」——也就是说，**说谎与犯错正是从这个部位发出的**。这正是神经科学所证实的。

当时的人怎么想？

把头部某个特定部分与说谎这样一种道德功能联系起来，当时并不存在。哲学家们甚至连根本都争不下：亚里士多德把思维的中枢放在**心脏**而不是大脑。而大脑各区功能的定位，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正位于额头后方——是决策、计划与行为抑制的中枢。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显示，**蓄意说谎所激活的正是这一区域**，因为说谎需要压下真话并另造一套说辞。这一区域受损会使人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1848年著名的菲尼亚斯·盖奇便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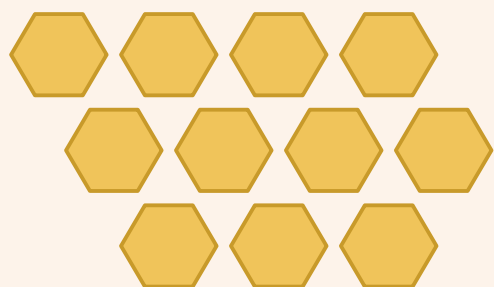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注意这归属之精确。经文没有说「一个说谎犯罪之人的额发」——即额发的主人——而是把说谎与犯罪归给**额发本身**，使行为出自这个器官，而不是出自这个人。这是对功能所在位置的解剖学定位。更引人瞩目的是：经文所指的那个人，是在他最看重的东西上受威胁——而被点名的既不是他的心，也不是他的舌，而是他的前额：大脑中决策与说谎的中枢。

采蜜的工蜂……全是雌的

你的主曾启示蜜蜂：你可以在山上做窝。然后你吃各种果实，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

《蜜蜂章》—— 第68-69节



你做窝·你吃·你遵循
全都用阴性

工蜂无一例外都是雌的

你看见的每一只采蜜筑巢的蜜蜂，都是雌的

用大白话说

真主在这两节经文里对蜜蜂下的每一道命令，用的都是**阴性**：「你（阴性）做窝、你（阴性）吃、你（阴性）遵循」。而科学说：筑巢、采集、酿蜜的蜜蜂**全是雌的**，没有一只雄的。

当时的人怎么想？

古代世界通行的看法是蜂群之首是一位**雄王**——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写的，称它为「王」，欧洲人跟着叫了几个世纪，直到称它 King Bee。蜂群之首是雌性，直到1668年才由荷兰学者扬·斯瓦默丹证实。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蜂群有三类：一只**雌性蜂王**，数以千计的**雌性工蜂**——筑蜡、采蜜、酿蜜、守卫、清洁的都是它们；以及几百只**雄蜂**，除了与蜂王交配之外别无职司，之后便死去或被逐出。雄蜂既不外出采集，也不筑巢，更完全不参与酿蜜。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在一种两性并举时以阳性为主的语言里，三个接连的动词全部严守阴性，这不是语法上的偶然。而且这种指定还更为精细：这三个动词恰恰就是**雌性工蜂**的职司——筑巢、在果实上采集、以及往返于道路之间。若要指整个蜂类，本应用阳性复数。而这与当时地球上最有学问的人所相信的，恰恰相反。



感官

听觉先于视觉……每一次都如此

他给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灵，以便你们感谢

《蜜蜂章》—— 第78节

耳朵开始工作



第24周

眼睛开始工作



第28周

听觉比视觉早四周发育完成

在整部《古兰经》中，凡论及人的受造，视觉没有一次排在听觉之前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总是**把听觉放在视觉之前，处处如此，无一例外。而科学说：胎儿的耳朵开始工作、开始听，要比他的眼睛早好几个月。



当时的人怎么想？

眼睛是每个人凭本能都要摆在前头的感官：「我亲眼看见」强过「我听说」，目击胜于传闻。所有语言里的自然次序都从视觉开始。而胎儿会不会听，当时根本无人知晓。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耳蜗的结构大约在第20周发育完成，从**第24周**起胎儿对声音有确证的反应。至于视网膜与视觉通路，则要到**第28周**才在功能上完备。婴儿一出生就能辨认母亲的声音，而要到几个月后才看得清楚。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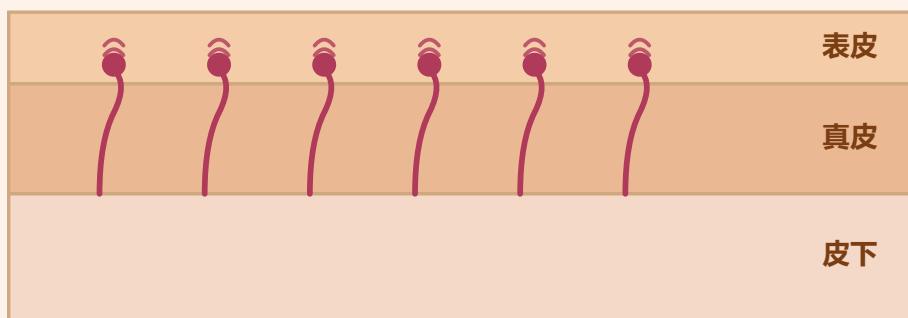
奇迹不在某一处，而在**毫无例外的贯穿**。若这次序只是碰巧，在十三处经文里总该错乱一次。而它一次也没有，尽管它违背通行的语感。精确还不止于此：「听觉」**永远是单数**，「视觉」**永远是复数**——因为听是一种感官，从各个方向接收同一类信息；而两只眼睛产生的却是不同的图像，要在大脑中合成。

疼痛住在皮肤里

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我另换一套皮肤给他们，以便他们尝试刑罚

《妇女章》—— 第56节

密集分布在近表面的游离神经末梢



痛觉感受器全在皮肤里——皮肤一烧毁，感觉就没了

三度深度烧伤并不疼——因为痛觉感受器已经烧毁

用大白话说

痛觉并不遍布全身——而是**专在皮肤里**。所以当皮肤被深度烧毁时，那个部位的痛感就停止了。而经文更换皮肤，正是为了让感觉延续下去。

当时的人怎么想？

疼痛当时被设想为遍及全身的一种笼统感觉，或者在心里，或者在灵魂里。没有人知道它有**专门的神经感受器**，更不知道它有确定的所在。痛觉感受器直到1906年才由查尔斯·谢灵顿在科学上加以描述。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痛觉感受器（Nociceptors）是集中在**皮肤各层**中的游离神经末梢。在三度烧伤中，皮肤全层受损，**伤者在烧伤部位完全失去痛觉**——这是医生用来区分烧伤度数的、公认的诊断标志。治疗则需要植皮，感觉才会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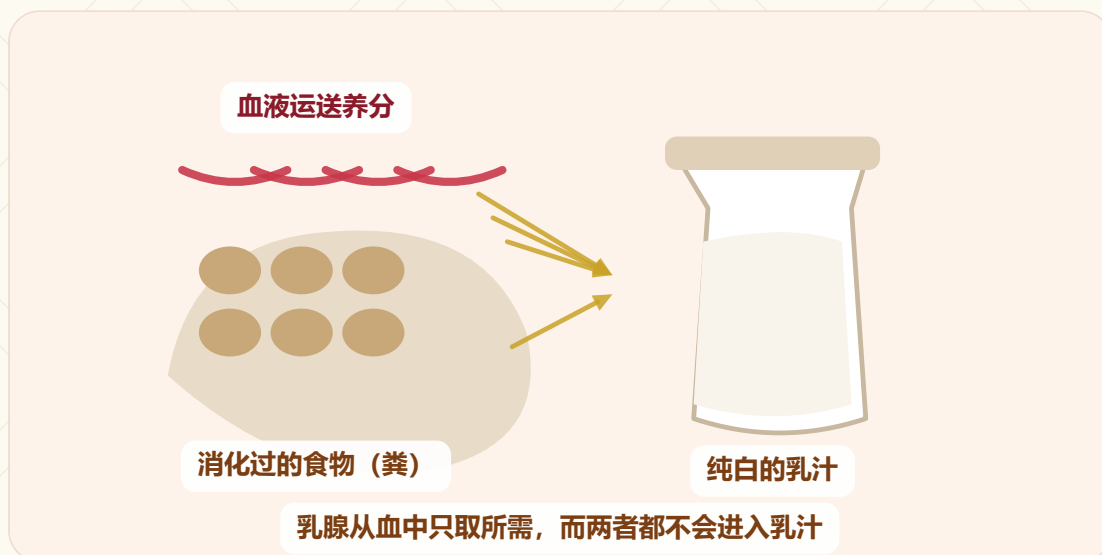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理由就写在经文里：「**以便他们尝试刑罚**」。也就是说，更换皮肤不是加重刑罚，而是**使痛感得以延续的条件**。这要求同时知道两件事：痛感的所在是皮肤，以及皮肤一旦烧焦（彻底烧毁）**感觉便消失**。所以经文不只是描述了疼痛，还在它之上建起了一个逻辑判断——而这个判断只有依着这项医学事实才能成立。

在粪与血之间的纯净乳汁

在牲畜中，对于你们，确有一种教训。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的粪和血之间提出的纯洁可口的乳汁

《蜜蜂章》—— 第66节



乳汁在乳房中，由血液从肠道带来的原料制成

用大白话说

你喝的那种洁白纯净的乳汁，是在牛体内、在肠道里消化过的食物与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之间的某个位置造出来的。可它出来时却是**纯净的**，既不带这边的颜色，也不带那边的颜色。

当时的人怎么想？

乳汁如何形成，当时完全不为人知。人们以为乳汁是像水积在皮囊里一样积在乳房中的。至于把它同时与消化过的食物和血液联系起来，并把它的位置定在**两者之间**，则没有人对此有任何知识。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食物在肠道中消化，其成分随后被吸收进血液。血液把它们带到乳房中的乳腺，上皮细胞从血液里摄取所需的糖、氨基酸、脂肪与盐类，然后**重新合成乳汁**并将其分泌出来。所以乳汁既不是过滤过的血，也不是溶解了的食物，而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物质，其位置介于消化系统与血液循环之间。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奇迹在那个介词「**之间**」。经文没有说「出自粪和血」——那样乳汁就成了从两者中提取并与之混杂的东西；也没有说「在粪和血之后」。它说的是「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生产的位置**在这条链上处于两者中间**：在消化之后、血液运送之后，而在乳汁排出之前。随后它又把产物描述为「**纯洁的**」——即丝毫不带它所由来之物的痕迹。这是对一条生理路径的描述，而这条路径直到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之后才被理解。

在你知道为什么之前，先洗手

你们中有人从睡梦中醒来，不要把手插进器皿里，直到洗它三次；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手夜里到过哪里

布哈里与穆斯林共同辑录——公认健全

「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手夜里到过哪里」——一个建立在不可见之物上的理由

1

小净五次
每天

2

洗手
醒来时

3

刷牙木
每番礼拜前

4

漱口
洗鼻与洗脸

洗手是医学中最重要的单项预防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

一套每日五次、加于每个穆斯林之身的洁净制度

用大白话说

先知穆罕默德命令人醒来后、在碰食物之前先洗手，并给出了一个奇特的理由：「他不知道他的手夜里到过哪里」——也就是说，可能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污秽。

当时的人怎么想？

细菌当时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为人知。清洁是外观与气味的事：手看上去干净，那就是干净。没有「经接触传播的、看不见的污染」这个概念。欧洲的医生甚至到十九世纪还在解剖完尸体之后，不洗手就去为产妇接生。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今天，洗手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整个医学中最重要的单项预防措施，仅此一项每年就能阻止数百万例感染。这是1847年由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现的，他注意到让医生洗手把产褥热死亡率从18%降到2%——结果同行嘲笑他，他被解职，最后死在精神病院里。而穆斯林每天洗手、洗脸、漱口、洗鼻、洗臂、洗足，一天五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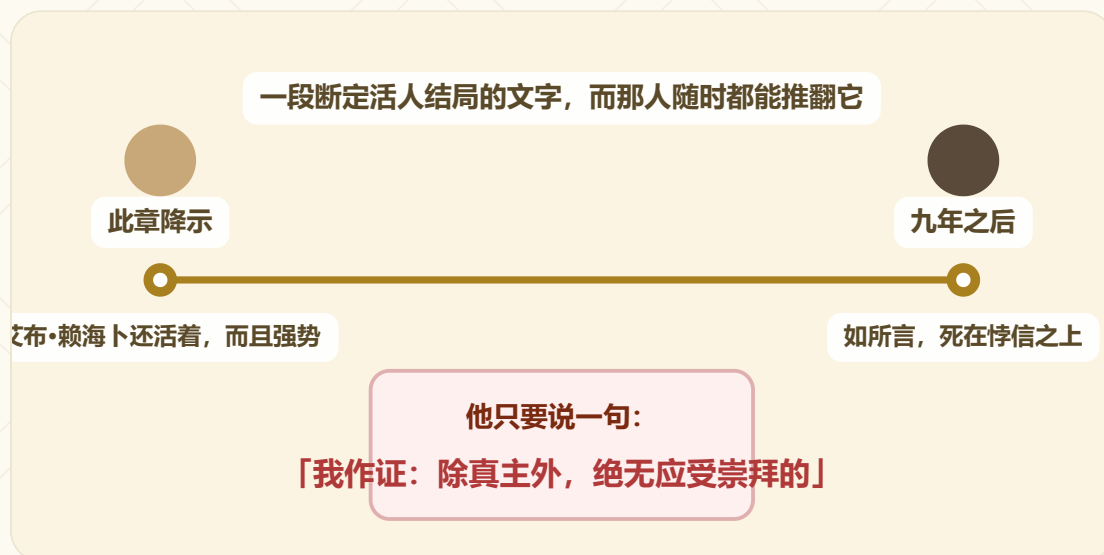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关键在理由，不在命令。命令人讲卫生，尚可说是品味或习惯。但「他不知道他的手夜里到过哪里」这句，是用一件未知而不可见的事来说明理由——也就是说，即使手看上去干净，危险依然存在。这正是整个预防医学赖以建立的「隐性污染」概念的核心。再把这套体系的其余部分加上：每次礼拜前用牙刷木，小净时呛鼻与漱口，命人盖住器皿，禁止对着饮料呼气，禁止在死水中便溺，以及大净的义务。一套完整的卫生制度，比细菌学说早了十二个世纪。

愿艾布·赖海卜的双手遭殃……九年的挑战

愿艾布·赖海卜的双手遭毁灭！他确已遭毁灭。他的财产和他所获得的，
将无裨于他。他将入有焰的烈火

《火焰章》—— 第1-3节



能写下的最危险的文字：对一个尚未死去的人下最终判决

用大白话说

有一章经文降下，说先知ﷺ的伯父——艾布·赖海卜——**将入火狱**。也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归信。他此后又活了九年，而他只要假意念一句作证词，就能把整部《古兰经》推倒——可他没有这么做。

当时的人怎么想？

艾布·赖海卜是宣教最凶狠、也最有能力加害它的敌人之一，他是先知ﷺ的伯父，又是古莱什的一位首领。没有人能知道一个人在往后的日子里会变成什么样——多少凶狠的敌人在敌对之后归信了，比如欧麦尔·本·罕塔卜、哈立德·本·瓦利德、伊克利麦·本·艾布·哲海勒。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艾布·赖海卜在白德尔之役后数日便死了——也就是这章经文降示约九年之后——**死在他的悖信之上**，死于一种连家人都避之不及的病。这在所有的圣传与史书中都是一致的，连伊斯兰的反对者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不是一则关于遥远之事、无人能加以干预的预言——而是关于**一个亲耳听见它的活人的选择**。而他正是最急于推倒这场宣教的人。他有九年时间去说一句话——哪怕是撒谎装出来的——那部经文就会垮掉，宣教当天就会结束。**让这个挑战敞开九年，最后又如所言而终，这是人所不敢冒的险**。再加上一点：这章经文连他的妻子也一并判了，而她也确实死在悖信之上。两个里有两个，同时命中，而且是在九年可供证伪的机会之后。



埃及学

优素福时代称「王」……穆萨时代称「法老」

国王说：你们带他来见我，我要使他成为我的心腹……法老说：你们让我
杀死穆萨

《优素福章》第54节 —— 与《赦宥者章》第26节



王号的更替，直到象形文字被破译之后才为人所知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把优素福时代埃及的统治者称作「国王」，把穆萨时代埃及的统治者称作「法老」——从不混用。而埃及学说：这完全正确。

当时的人怎么想？

阿拉伯半岛当时并不知道埃及统治者的称号，更不知道这称号何时变过。整个地区最流行的做法，是把每一位埃及统治者一律叫作「法老」。甚至《旧约》本身在《创世记》里反复把优素福的统治者称作「法老」。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法老」一词源自埃及语「per-aa」(pr-ʿ3)，意思是「大屋」——指的是王宫本身，而不是统治者本人。在整个古王国与中王国时期都是如此。它被用作**统治者本人的称号**，要到新王国时期才开始，大约在图特摩斯三世的时代（公元前15世纪），此后才流行开来。而优素福的时代在此之前，穆萨的时代在此之后。这在现代埃及学的参考著作中是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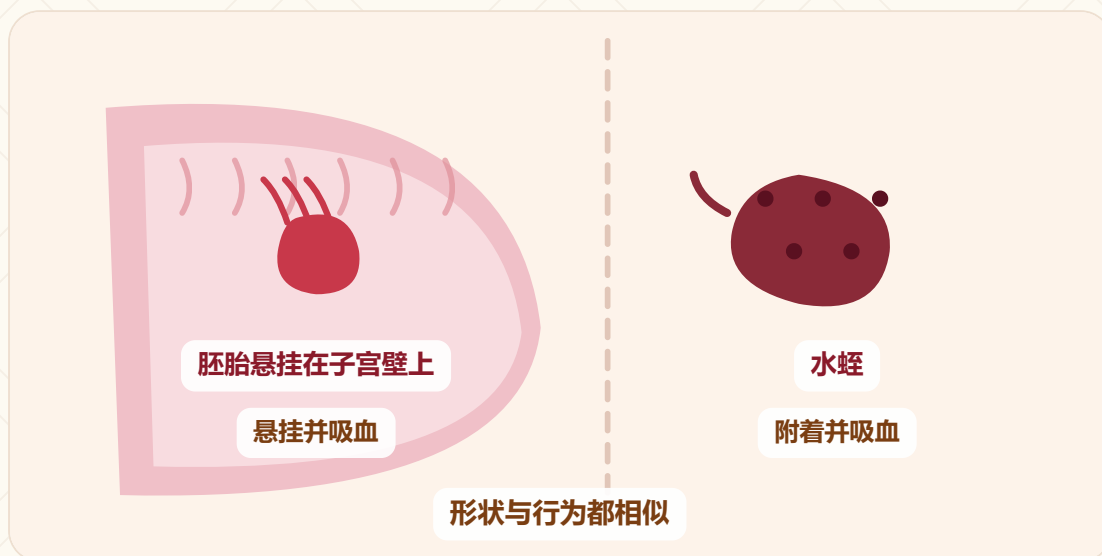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证据在于贯穿始终。若只是碰巧，在约三十处经文中，两个称号总该混淆一次。可《古兰经》把这个区分得滴水不漏。更有力的是，它与**当时有经人手中流传的《旧约》经文相左**——而那正是它唯一被指为抄袭来源的文本。若传述者是人，他会把错误一并抄走。而这一处更正之为正确，是在象形文字被破译之后才知道的——晚了一千多年。

阿赖格：一个悬垂着吸血的东西

他曾用血块创造人

《血块章》—— 第2节



第三周的胚胎：它的形状与功能，正是水蛭的形状与功能



用大白话说

阿拉伯语「阿赖格」一词有三个意思：**悬垂之物**、吸血的**水蛭**、以及**凝结的血**。而胚胎在这一阶段，把这三个意思全占齐了。



当时的人怎么想？

没有人见过第三周的胚胎。它还不到两毫米，非用显微镜看不见。也没有人知道胚胎会**附着在子宫壁上并从中取食**；当时通行的看法是它漂在一种液体里，从中获得养分。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第六天，胚泡植入子宫内膜，于是**悬挂在其上**。随后它的细胞蚀穿母亲的血管，血液灌满它周围的腔隙——也就是说，它**字面意义上在吸血**。而第三周胚胎的显微照片显示，它的形状与水蛭如出一辙，连那种弯曲和两侧的分节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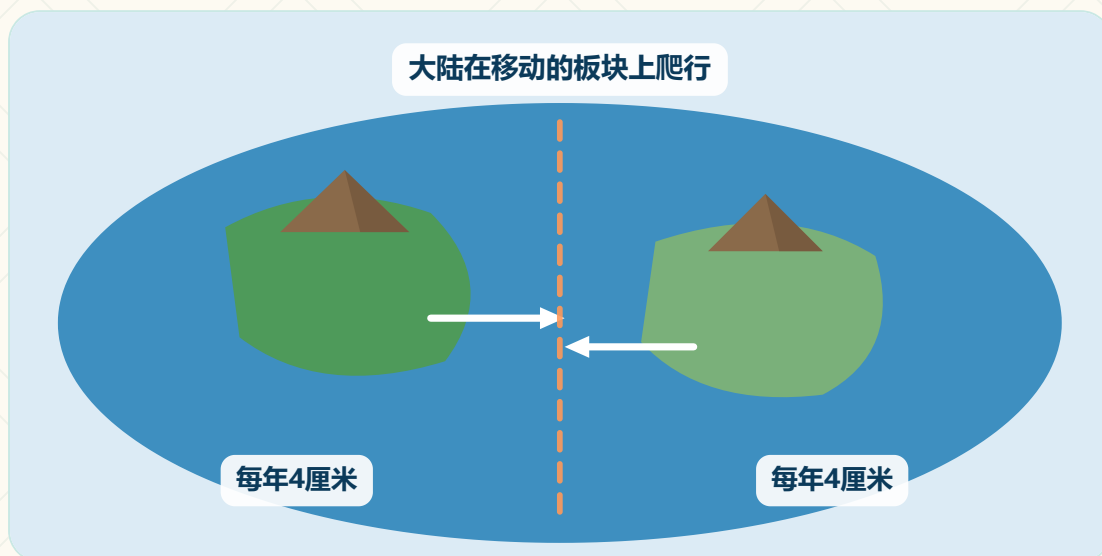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三个意思汇聚在一个词里，这就是奇迹所在。若只要说悬挂，本可以说「被悬挂的」；若只要说血，本可以说「血」。可「阿赖格」一次说清了四件事：**位置**（悬挂在壁上）、**取食方式**（吸血）、**形状**（像水蛭）、以及**所处的物质**（被凝血包围）。四项显微镜下的事实，装在一个词里，降示给一个不识字的人——比显微镜的发明早了一千年。

群山在走，而你以为它们不动

你看群山，你以为它们是静止的，其实它们像行云一样逝去

《蚂蚁章》—— 第88节



整个大陆都在极缓慢地移动，其上之物随之而行



用大白话说

群山在你看来是站着不动的。可它们其实**在走**——慢到你的眼睛看不出来，正如你只看一眼，也看不出云在动。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所有人眼中，群山都是绝对稳固的象征。「稳如山岳」在每一种语言里都是成语。没有人主张过大地本身会从山底下滑走。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板块构造学说，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确立：地壳被分成一块块巨大的板块，它们漂移、滑动，并带着大陆与群山一起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移动。今天这种运动已可用卫星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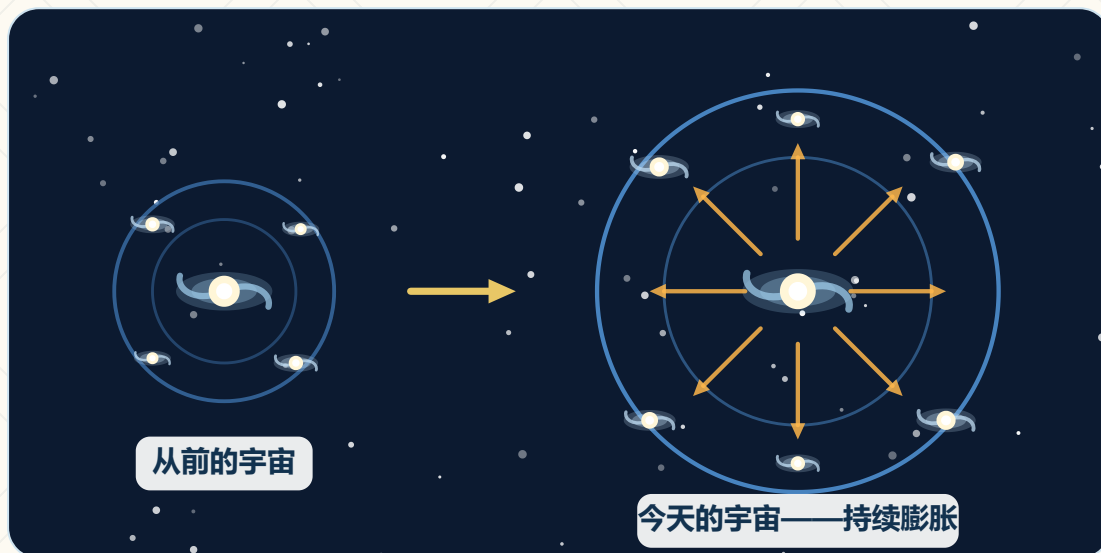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个比喻本身就是证明：「你以为它们是静止的」——也就是说，它们的静止是一种明确的**视觉错觉**。然后是「像行云一样逝去」——而云的运动是**水平的、缓慢的、整体的**，既不坠落也不跳跃。于是这节经文既描述了一种真实的运动，又解释了为何看不见它。还有更精确的一点：群山不是独自行走的，而是**连同它周围的一切**一起走——正像云一样。

天，我曾以大能建造它，我确是不断使之扩展的

《播种者章》—— 第47节



星系彼此远离，就像被吹起的气球上的那些点

🔊 用大白话说

想象一个气球，你在上面画了小点，然后把它吹起来。每个点都离开了它的邻居。宇宙正是这样：天在它存在的每一秒里都在变大、在扩展。

🕒 当时的人怎么想？

人们——连大哲学家与大科学家在内——都相信宇宙是**静止不变的**，大小恒定，不增不减。这种信念一直主导到二十世纪，以至于爱因斯坦本人还在自己的方程里加了一个人为的常数，硬要把宇宙按在静止上！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1929年，埃德温·哈勃观测到远方星系的光**向红端偏移**，意思是它们正在离我们而去。而且越远的跑得越快。宇宙在膨胀。1998年，人们又发现这种膨胀**正在加速**，发现者于2011年获得诺贝尔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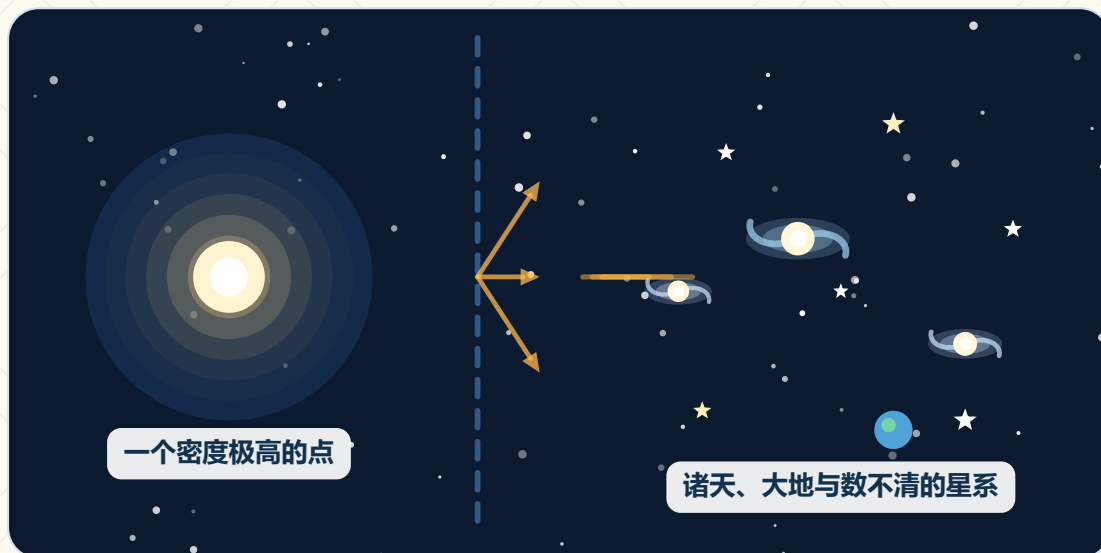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经文中所用的词是「穆西欧恩」（mūsi'ūn）——一个表示**持续不断**之行为的主动名词，而不是过去式的「我们扩展了」。也就是说，扩展此刻仍在进行。一个半岛沙漠里不识字的人，既无望远镜也无光谱仪，说出了一句与全人类的共识相左的话，然后历史上最大的天文发现来了，一字不差地印证了它。这既不能用巧合解释，也不能用聪明解释。

它们原是一体……然后被分开

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

《众先知章》—— 第30节



从一个闭合的整块，到一个满是星系、不断膨胀的宇宙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说：天与地起初是**粘在一起**的一个东西，然后真主把它们裂开、分离。正像一粒小小的种子裂开，从中长出一棵完整的树。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根本没有「宇宙有一个开端」这种想法。通行的信念是宇宙**无始而永恒**。少数设想过某种起源的人，想象的是诸神相争的神话，而不是一个物体在物理上的分离。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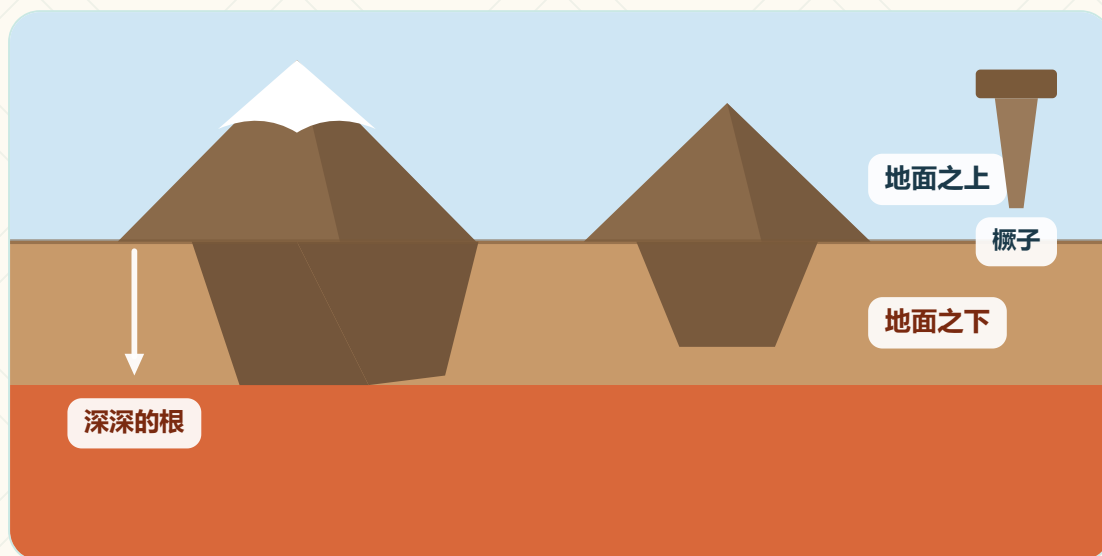
大爆炸理论，如今是全球公认的标准模型：整个宇宙起初是**一个密度与温度都极高的点**，随后裂开并膨胀。它已由三项证据确证：星系的退行、1965年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是大爆炸残留的热），以及宇宙中氢与氦的比例。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阿拉伯语中「莱特格」（ratq）指闭合堵死之物，「法特格」（fatq）指把它撕开分离。这是一个不容曲解的、精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这节经文把它当作向不信者**下的战书**（「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也就是说，它押注于此事终有一天会显现。而它在1300年之后果然显现了，两位发现者还因此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奖。

难道我没有使大地如摇篮，使山峦如木桩吗

《消息章》—— 第6-7节



山如同橛子：露出来的少，埋在地下的是它的数倍



用大白话说

你用来固定帐篷的橛子，露在外面的小，埋在土里的大。群山也正是这样：它们在地下有**深深的根**，是你在地上所见的数倍。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人们眼里，山不过是**摆**在地面上的一块大石头，像桌上的一块石子。谁也无从知道它下面还有延伸，因为当时的挖掘不过是些浅井。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地质学把这称为「**山根**」：每座山都向地壳深处扎下去，深度通常约为它露出地面高度的五倍。正是这些根固定住地壳、抑制它的晃动——这就是所谓的「地壳均衡」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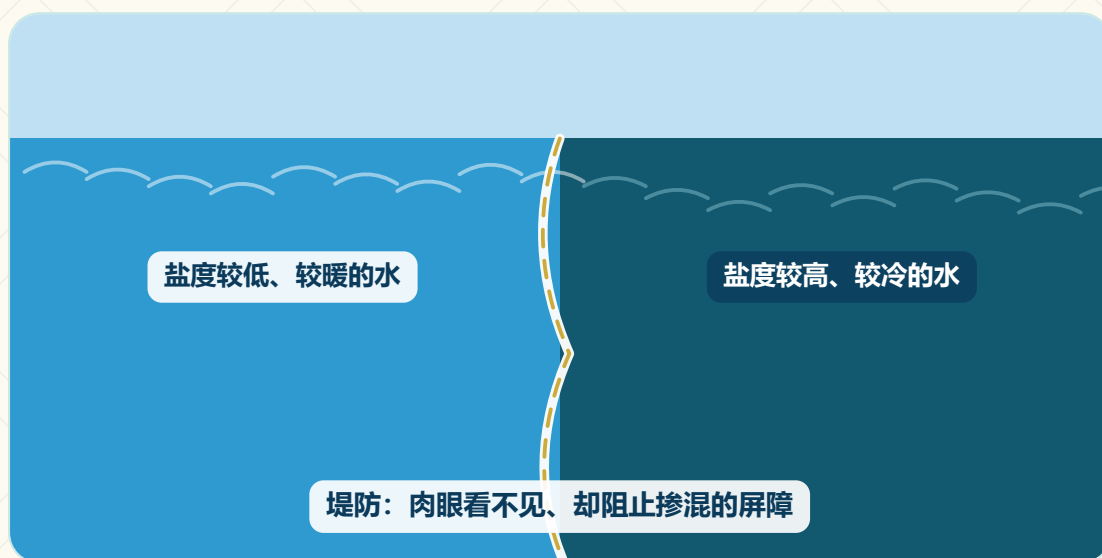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橛子」一词并不只是在大小或尖头形状上作比；阿拉伯语中的橛子是由其功能所定义的：**大部分埋起来、以固定其上之物的物体**。所以这节经文赋予群山两项当时无人知晓的性质：地面以下的延伸，以及固定作用。再看它前面一句：「使大地如摇篮」——即一张可能会动的铺垫，于是橛子来把它固定住。

两海相遇，却不混合

他曾任两海相交而会合，两海之间有一道堤防，两海互不侵犯

《至仁主章》—— 第19-20节



两海之间的分界线，在世界许多地方肉眼可见

用大白话说

当两片不同的海相遇时，它们并不像你预想的那样立刻掺混。两者之间会留下一道**屏障**，把这边的水与那边的水隔开，于是每一片海都保住自己的颜色、盐度和温度。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每个人看来，水遇上水立刻就混在一起，这是不言自明的——就像两杯水掺在一起那样。谁也想不到水与水之间会有一堵「墙」。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海洋学证实了**真实存在的水体屏障**，称为「锋面」与「盐跃层」：盐度、密度与温度的差异造出一条狭窄的过渡带，它有特殊的表面张力，阻止快速掺混。在直布罗陀海峡与好望角一带，肉眼就能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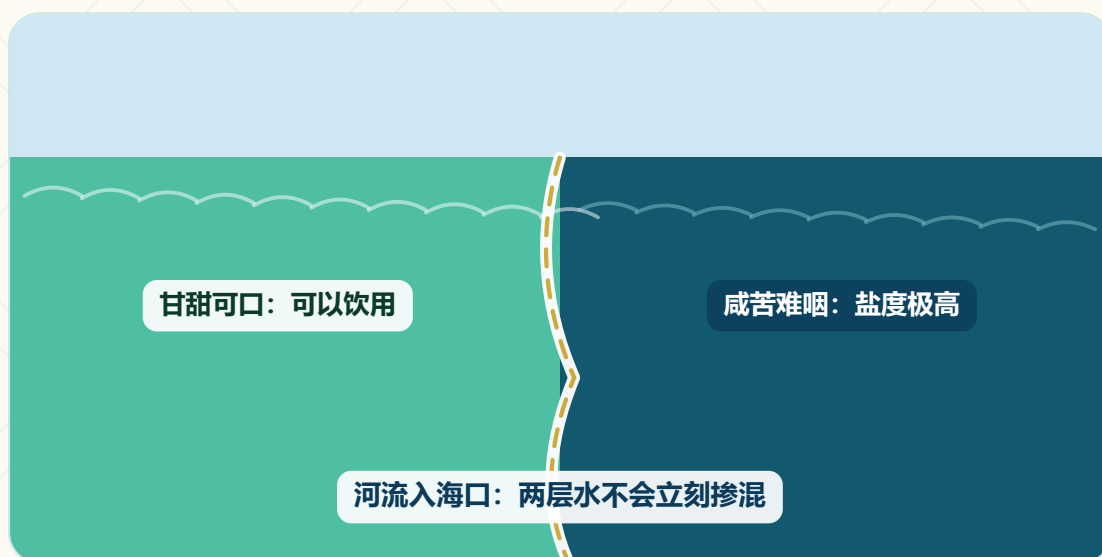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不止提到不混合；它点出了原因：「**堤防**」（barzakh）——阿拉伯语中，barzakh 就是隔在两物之间的屏障。随后它描述这屏障的效果：「互不侵犯」，即谁也不越过谁。这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而这现象直到二十世纪有了盐度与密度测量仪器之后才被发现。在另一节经文中，这描述还更精确了一层：「他在两海之间设置一个堤防，和一个**不可逾越的隔离带**。」

一个甘甜可口……一个咸苦难咽

他就是任两海自由交流的：这是甘甜的，那是咸苦的；他在两海之间设置一个屏障和一个不可逾越的隔离带

《准则章》—— 第53节



在河口，淡水浮在咸水之上，界线清晰

用大白话说

当甘甜的河水注入咸涩的海，两种水并不立刻掺混。它们之间留下一道**屏障**，卫星能清楚地看见，而且延伸数十公里。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所有人看来，水就是水，理所当然地与水掺混。谁也不知道不同的水有**不同的密度与表面张力**，会使它们分层而不掺混。至于把两者之间的东西描述成「被禁止的隔离带」，更是普通观察中找不到对应的、离奇的说法。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在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这样的大河河口，淡水在海中延伸数十公里，**仍保持着自己的颜色与密度**，分界线从太空都看得见。原因在于密度、盐度与温度的差异，由此生成一条狭窄的过渡带，称为「**盐跃层**」，它把掺混大大减慢。宇航员曾多次拍下这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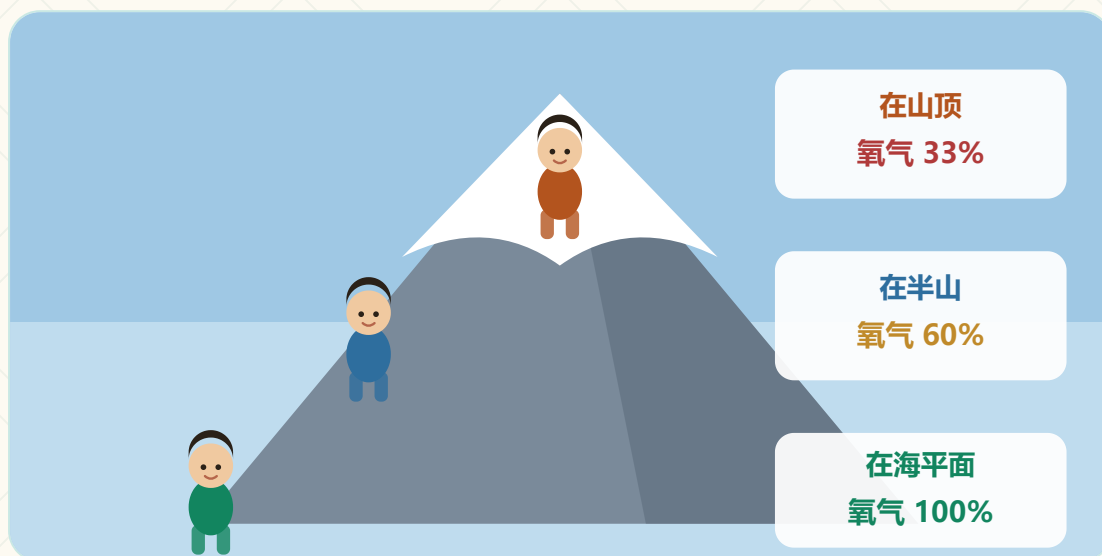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与《至仁主章》那节之间的差别十分精微，唯有懂行的人才会留意。《至仁主章》讲的是两片性质不同的咸海，隔在其间的只用了一个词：「堤防」。而这里——相遇的是**甘甜的与咸苦的**——便加了第二重描述：「**和一个不可逾越的隔离带**」，即一重加重申明的禁止。物理上的原因很清楚：淡水与咸水之间的密度差，**远大于**两片咸水之间的密度差，所以分隔更明显、更牢固。措辞的加重，恰好对应着现象的加重。

你升得越高……胸口越憋

他要使谁迷误，就使谁的胸狭窄、闭塞，仿佛他在艰难地爬向天空

《牲畜章》—— 第125节



越往上氧气越少，于是呼吸变窄、憋闷加剧



用大白话说

你若爬上一座很高的山，就会觉得胸口发紧、呼吸吃力。升得越高，胸口越窄。而《古兰经》用这件事作**比喻**，来说明背弃者胸中的憋闷。



当时的人怎么想？

那片土地上的人所能登上的最高处，不过是一座不起眼的山顶，也没有人把高度与气短**按程度递进**地联系起来。何况当时根本不知道空气有重量或压力；托里拆利要到1643年才测出大气压。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升得越高，大气压越低，到达血液的氧气便越少。在3500米处约为海平面的60%，在珠峰顶约为33%。结果是气短、胸闷与头痛——这就是所谓的「**高原病**」。飞机因此才要装人工增压系统。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一句话里有三重精确。第一：把上升与胸闷联系起来这件事本身。第二：「闭塞」一词表示窄上加窄——也就是程度上的递进。第三，也是最精微的：「**艰难地上升**」这个词形——阿拉伯语中这个加重的形式表示费力攀升、一点一点地受苦，而不只是「升高」。所以词形本身就带着今日生理学所描述的那种递进。

风是授粉者……它给植物和云配对

我派遣带来受精的风，于是从天上降下雨水，用它供你们饮用

《石谷章》—— 第22节



风给植物授粉，也给云播下电荷与尘埃



用大白话说

风不只是推动东西——它还**做媒**。它把花粉从一朵花带到另一朵花，于是结果；它把尘埃与电荷带给云，于是下雨。



当时的人怎么想？

风在当时不过是一种推动与运送的力量：驱船、扬尘。至于它在**受精**上的作用，则不为人知；植物有雌雄之分这件事，直到1694年才由德国学者卡梅拉留斯证实。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风媒传粉（Anemophily）是数以千计的植物物种的繁殖方式——小麦、水稻、玉米、椰枣、松树。而在云里：风带来**凝结核**——尘埃与盐粒，水汽绕着它们凝聚成水滴；风还把电荷在云顶与云底之间分开，于是生出闪电、降下雨水。没有这些凝结核，云根本不会下雨。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劳瓦基赫」是「拉基赫」的复数，而动词「拉噶哈」在阿拉伯语中专指受精与配种——椰枣的人工授粉就用这个词，那正是阿拉伯人在椰枣上亲手做过的事。所以把这个动作归给**风**本身，就是在确认一种当时无人知晓的作用。更精确的是：经文把授粉与降雨直接前后排列（「于是……降下」）——也就是说，风也给云授粉，于是产出雨水。这一字不差就是现代气象学。

他从天上、从山岳般的云中降下冰雹，凡他所意欲的，他就以冰雹加以伤害

《光明章》—— 第43节



积雨云：一团垂直耸起、宛如天上之山的巨大云体

用大白话说

冰雹——那些冰粒——不是从随便哪一朵云里落下来的。它只从**在天上像山一样耸起**的巨大云体中落下，而那高度是地球上最高的山的好几倍。

当时的人怎么想？

从地面上看，云是一片水平铺开的面，不是山。当时既没有办法知道云的高度，也无从意识到云有形状与高度各异种类。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冰雹只在**积雨云**中形成：那是一团垂直的云体，高度从8公里到15公里——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云里的上升气流把水滴一次次托上高处，在那里一层层地冻结，直到重得掉下来。所以你若把一粒冰雹剖开，会看见里面像树干年轮一样的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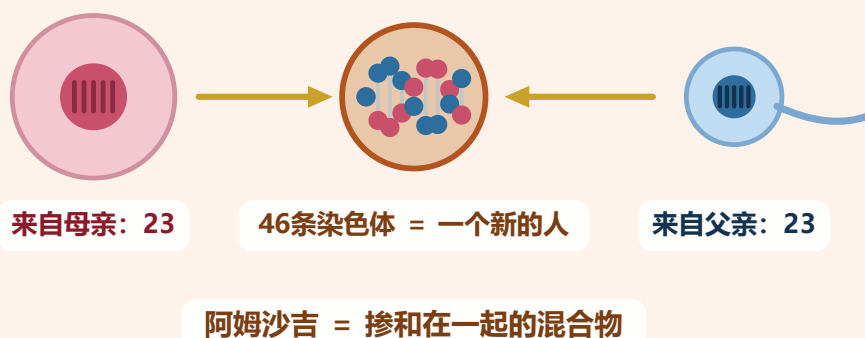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从山岳般的云中，其中有冰雹」这句话，用寥寥数语给出了三条信息：云有**垂直如山**的形态；冰雹在它**里面**而不是在它上面；以及冰雹**只从它**而不从别的云中落下。这种排他性是这节经文里最精确的一点，而站在地面上的人绝无可能知道。

混合的精液……一种掺和之水

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试验，我使他能听、能看

《人章》—— 第2节



最初的那个细胞不是一样东西，而是来自父母双方的两个一半的融合



用大白话说

人的起点不是一种水——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合**：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两者掺和成一个崭新的东西。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孩子只由男人的精液形成，母亲不过是一个**容器**、**一片让种子生长的土地**。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并且主导了医学好几个世纪。女性的卵细胞直到1827年才由卡尔·冯·贝尔发现。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受精：一个带有23条染色体的精子与一个带有23条染色体的卵子融合，产生一个带有46条染色体的细胞，整个人都由它而来。所以最初的那滴精液是两种等量成分的**真正混合**，而不是单一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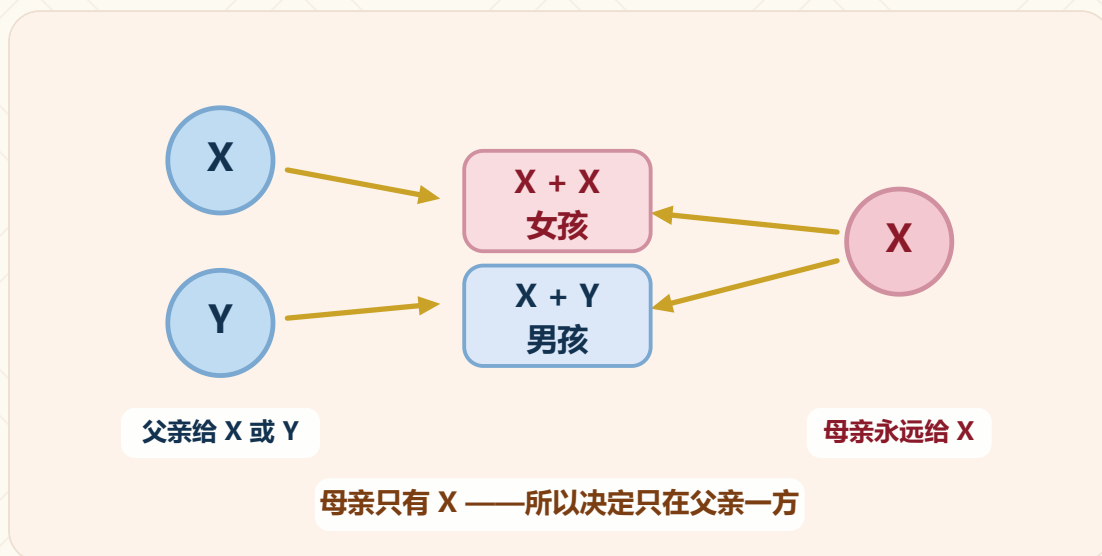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阿姆沙吉**」(amshāj) 是「麦沙吉」的复数，在辞书中的意思是：掺和在一起、彼此再也分不出来的混合物。而它是一个**单数**名词（单数的「努特法」）的定语——也就是说，那一滴精液本身就是混合物。这纠正了统治世界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另一节经文中还有更细的补充：「他是由射出的精液造成的」，以及「一滴射出的精液」——而《古兰经》把男女之别归于那一滴精液，而不是归于子宫。

是男是女……由父亲决定

他曾创造配偶——男性的与女性的——来自射出的一滴精液

《星宿章》—— 第45-46节



胎儿的性别在受精那一刻，由精子所携带的东西决定



用大白话说

生下来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决定从来不在母亲——而在**父亲**。因为母亲只有一种，而父亲两种都带。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直到今天在某些社会里仍然如此——女人因为生了女儿而被责怪，妻子因为「生不出儿子」而被休弃。亚里士多德还据此建了一整套理论：是子宫的热度与血的成熟程度决定了性别。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性染色体：女性是 XX，男性是 XY。所以卵子无一例外总是带 X，而精子可能带 X，也可能带 Y。若卵子遇上带 X 的精子，生出的是女孩；若带 Y，便是男孩。**所以性别完全由父亲一方决定**。这是1905年由内蒂·史蒂文斯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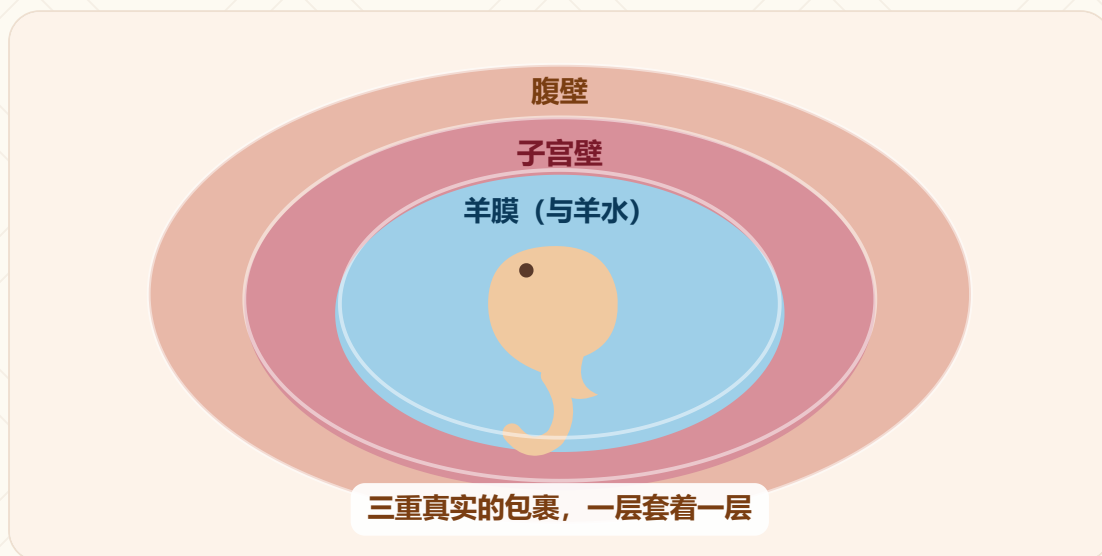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把「男性与女性」这一对配偶的创造，归给「**射出的那一滴精液**」，而「射出」这个动词专指男子之水。所以来源被指定得毫不含糊。倘若这段文字出自人手，而且是在一个因孩子性别而责怪女人的环境里，那么最省事的做法要么是沉默，要么是顺从习俗。可它却**与通行的文化正面相左，明白地把这件事归给了父亲**，然后科学在十三个世纪之后来印证它。

在三重黑暗之中

他在你们的母腹中，在三重黑暗里，把你们造成一个形态接着一个形态

《队伍章》—— 第6节



三重相叠的遮蔽：腹壁，然后子宫壁，然后胎膜



用大白话说

胎儿并不是坐在一间黑屋子里——而是在**三间屋子里**，一间套着一间：母亲的腹壁，然后是子宫壁，然后是裹着他的羊水囊。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既没有对孕妇的解剖，也不了解子宫的结构。最自然的设想是胎儿处在**一重黑暗**里：在母亲的肚子里。至于确切地数出三重黑暗，那是一种需要一层一层地认识这些结构才能做到的精确指定。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胎儿被三重连续的遮蔽包裹：**前腹壁**，然后是有三层肌肉的**子宫壁**，然后是**胎膜**（羊膜与绒毛膜）以及它们之间的液体。每一重都自己就能遮光，而且它们由外到内的排列，正如经文所述。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决定性的地方在那个数字。《古兰经》没有说「在黑暗里」，也没有笼统地说「在重重黑暗里」，而是明确指出：「**三重**」。而数字上的指定，一旦错了立刻就能被驳倒。它还与另一句极其精确的话连在一起：「一个形态接着一个形态」——即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在前一个之后被造成。于是在一节经文里，既有对**空间及其层次**的描述，又有对**时间及其阶段**的描述。

穆德格：一块带着牙印的东西

然后是一块肉团，有的成形，有的不成形，以便我给你们阐明

《朝觐章》—— 第5节



第四周的胚胎：隆起的体节，宛如嚼过的一口食物上的牙印



用大白话说

阿拉伯语的「穆德格」，就是**你用牙齿嚼过的那一口**。而这一阶段的胚胎，正是一小块带着隆起与沟槽的东西，像口香糖上的牙印。



当时的人怎么想？

这一阶段的事，当时一无所知。任何试图设想它的人，要么会把胚胎说成血，要么会说成一个小人的模样。至于把它描述成**一样被嚼过、带着牙印的东西**，这是一个没见过它的人绝想不到的、离奇的描述。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第四周时，胚胎背上出现一连串的块，称为「**体节**」(Somites)，块与块之间隔着深沟，于是胚胎看上去就像一块被嚼过的东西。胚胎学家基思·穆尔曾把一块嚼过的口香糖放在这一阶段的胚胎旁边拍照，相似之处十分惊人。这些块有的分化成器官，有的则消失。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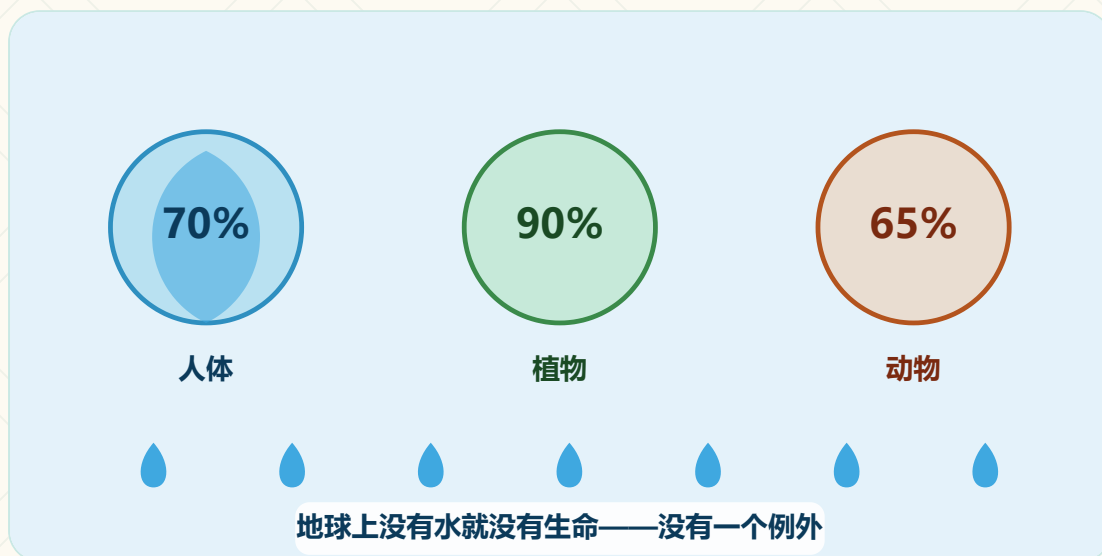
接下来那一句才是最精确的：「有的**成形**，有的**不成形**」——也就是说，同一个肉团里，有一部分会成为受造之形，有一部分不会。这是一项精细的胚胎学事实：有些细胞分化成组织与器官，有些则程序性死亡，以清除不再需要的部分（今天称为凋亡，Apoptosis）。在一个根本还看不见胚胎的时代，描述同一块组织内部的这种分化，是无法用猜测来解释的。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源于水

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

《众先知章》—— 第30节



迄今所知的每一个生物都需要水，没有水便无法存在



用大白话说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人、动物、植物，甚至最小的细菌——**都源于水**，没有水就活不下去。你自己的身体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水。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一片干旱的沙漠里，水稀缺，大部分土地是沙与石，「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是最不可能想到的念头。哲学家们在万物本原上争论不休，有说火的、有说气的、有说土的、有说水的，谁也拿不出能定案的证据。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活细胞——一切生命的单位——其质量约有70%是水，所有的生化反应都在其中进行。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现哪怕一个能不用水的生物。因此，航天机构在别的星球上寻找生命时，最先找的就是**水**——他们公开的口号是：「跟着水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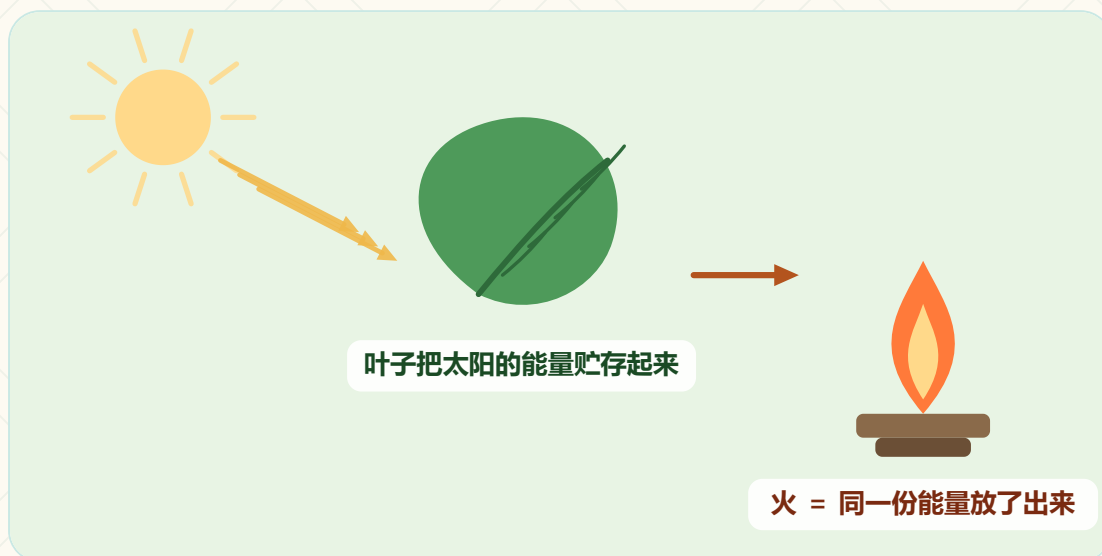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奇迹在「**一切**」这个词上。这节经文没有说：水是生命的一个原因；也没有说：大多数生物源于水——而是把水定为每一个生物无一例外的本原。这是一条**可被证伪的全称规则**：只要找到一个不需要水的生物，它就垮了。而科学在地球上的每一种环境里找了十四个世纪——在冰里、在熔岩里、在深海里、在核反应堆里——一个例外也没有找到。

他给你们从绿树中生出火来，于是你们就用它来点火

《雅辛章》—— 第80节



树把阳光贮藏在体内，火再把它放出来



用大白话说

在柴火中燃起的火并不是新的——它就是**阳光本身**，是树在青绿活着的时候贮存起来的。你点燃木头时，放出的是一段被囚住的旧日阳光。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每个人的常识里，湿润的青绿正是火的反面：绿枝不着火，干枝才着火。所以把火专门归给「**绿树**」，看上去与日常所见相悖。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光合作用：绿叶捕获太阳的光子，把它转化成化学能，贮存在糖与纤维素分子的化学键里。而燃烧正是这一过程的完全逆转：它打断那些化学键，把能量以光和热的形式放出来。我们所用的一切燃料——木柴、煤、石油、天然气——都是绿色植物贮存下来的太阳能。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此处指定才是奇迹所在。经文没有说「从树中生出火来」，而是说「从**绿树**中」——而青绿这个状态，正是光合作用与贮能的状态。也就是说，火被归给了能量**被存起来**的那个阶段，而不是被烧掉的那个阶段。干柴之所以能烧，靠的正是它青绿时所积攒的东西。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因果联系——而它直到1817年叶绿素被发现之后才被理解。

难道人猜想我不能集合他的骸骨吗？不然，我能使他的指头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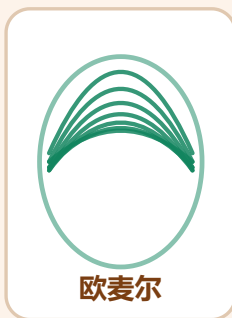
《复活章》—— 第3-4节



艾哈迈德



萨拉



欧麦尔



莱伊拉

没有两枚指纹会相同——连同卵双胞胎也不会

八十亿个人……八十亿套互不相同的指纹



用大白话说

你的指尖上有细密的纹路。这些纹路**在任何另一个人身上都不会重复**——连那个处处与你相像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也不例外。



当时的人怎么想？

指尖不过是皮肤上很平常的一部分，没有人去看它，也没人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谁也想不到那里藏着能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的东西。指纹正式用于身份识别，要到1892年的阿根廷。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指尖的纹路在怀孕第十周形成，由基因与子宫内羊水压力之间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因而**绝对独一无二**。它终生不变、不可抹去，即使表层皮肤被烧掉，长回来后仍与原来一样。全世界的身份系统都建立在它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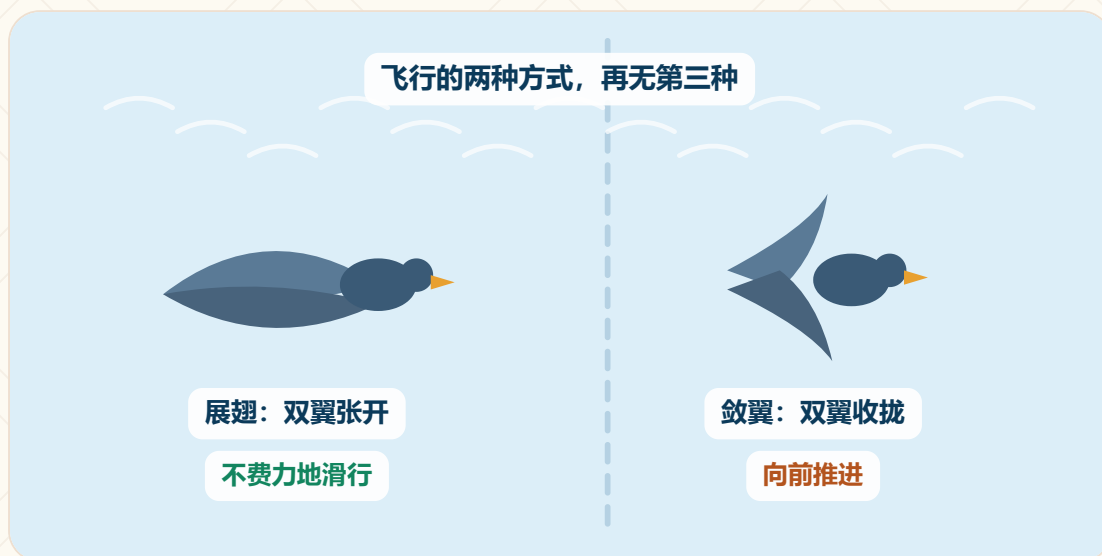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关键在上下文。这节经文谈的是死者的复活与骸骨的聚合。而在回应那个觉得此事不可能的人时，人们预期听到的会是：不然，我能集合他的骸骨。可答复给出的却是更精细的东西：「不然，我能使他的**指头复原**」——即重新把他的指尖抹平复原。在证明「能使一物**原样重现**」这一命题的场合，偏偏从全身各部分中单挑出**指头**，这正是在指向独特性与身份的所在。而这一点，要到十二个世纪之后才为人所知。

展开双翼，又将其收拢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他们上面展翅和敛翼的群鸟吗？只有至仁主维持它们

《国权章》—— 第19节



展翼滑翔与敛翼扑动：地球上的一切飞行，不出这两者



用大白话说

鸟只有两种飞法：要么**展开双翼**，在空中一动不动地滑行；要么**收拢双翼**扑动，把自己推出去。《古兰经》说了这两种，此外一种也没多说。



当时的人怎么想？

飞行当时只是一个可以看见、却无法分析的景象。没有人区分两种飞行方式，也不知道哪一种产生升力、哪一种产生推力。人类模仿扇翅膀来尝试飞行，失败了好几个世纪。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空气动力学把鸟的飞行分成两类，再无第三类：**滑翔与翱翔** (Gliding/Soaring) ——以固定展开的翼利用上升气流；以及**扑翼飞行** (Flapping) ——靠收翼与展翼产生推力。而所有的飞机，都建立在第一条原理——固定展开的机翼——之上。人类直到放弃模仿扑翅、改用展翼，才真正飞起来。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限定在两种，这是第一层精确。第二层精确在**词形**上：「展翅的」用的是表示恒定与持续的主动名词，而「敛翼」用的是表示反复与间断的现在式动词。这恰恰就是物理上的差别：展开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收拢是一个反复的动作。第三层精确：把「展翅」放在「敛翼」之前——因为展开的翼才是产生升力的根本，扑动只是加在它之上的补充。

山洞人的翻身……与褥疮的预防

你以为他们是醒着的，其实他们是睡着的；我使他们左右翻转

《山洞章》—— 第18节



今天每一家医院里卧床病人的护理规程



用大白话说

山洞里的人睡了非常久，而真主**使他们左右翻转**。今天的医学说：一动不动躺着的病人**会长褥疮、肌肉会坏死**——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翻身。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人们看来，睡觉纯粹是休息，睡得再久也没有害处。没有人知道**身体固定在一个姿势上**会损坏组织。所以在一个长眠的故事里提到翻身，看上去是个多余的细节。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褥疮 (Bedsores / Pressure Ulcers)：当体重压在同一处时，血流被切断，细胞死亡，皮肤溃烂，然后是肌肉，然后是骨头。而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损伤在**仅仅两小时**内就会开始。它是长期卧床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甚至可以致命。全世界每一份护理规程所采用的预防办法都是：**每两小时把病人左右翻转一次**。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请注意，这节经文提到翻身既不是无谓的，也不是叙事的装饰。它出现在说明**他们的身体如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保全**的语境中。而这要求知道两件事：静止的身体会损坏，以及**翻身就是办法**。措辞上还更精确：「左右翻转」——这正是医学上推荐的侧卧位（30度体位），因为它把压力从骶部与足跟移开，而那正是最危险的部位。同一节经文里还有另一个细节：「**他们的狗伸着两条前腿卧在洞口**」——而伸开前腿是休息的姿势，不是守卫的姿势，正是狗在久卧时会做的那样。

铁……是降下来的，不是在这里造的

我降下铁，其中有强大的力量，对众人还有许多裨益

《铁章》——第25节



地球上的每一个铁原子——包括你血液里的——都诞生在一颗恒星内部

用大白话说

地球上所有的铁，甚至你血液里的铁，都不是在这里造出来的。它们来自**太空中巨大恒星的爆炸**，然后落到地球上。而《古兰经》没有说「我创造了铁」，它说的是：**「我降下了铁」**。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人们看来，金属是从地底下采出来的，所以它属于大地、与大地同类。当时根本没有任何设想，会认为某一种金属是**从这颗星球之外来的**。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恒星内部的核聚变能造出直到铁为止的元素——然后就停了，因为生成铁**消耗能量而不产生能量**。所以任何一颗普通恒星都造不出比铁更重的东西。只有超新星（Supernova）爆炸才能把铁抛进太空。而我们这颗行星和它全部的铁，都是从这些星尘中聚集起来的。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古兰经》偏偏对铁用了「降下」这个动词，而且是在谈论派遣使者、降示经典的语境里——也就是谈论**从上面来的**东西的语境。而这一字不差就是物理事实。再加上一点：铁的原子序数是26，质量数是56，而《铁章》在《古兰经》中是第57章，这节经文在通行计数中是第25节。但最有力的证据，始终是那一个词：「我降下了」。



儿科学

整整两年的哺乳

做母亲的，应当替愿意哺乳的人，把自己的孩子整整哺乳两年

《黄牛章》—— 第233节

《古兰经》—— 1400年前

24个月

「整整两年」

为愿意圆满哺乳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

24个月

「两年或更久」

全球通行的建议

同一个数字.....相隔十四个世纪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在时长与原则上都与这节经文相合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把完整的哺乳期定为**整整两年**。而今天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正是同样的时长。



当时的人怎么想？

哺乳的时长在各民族之间差异极大，全凭习俗与境遇，从几个月到好几年都有，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当时也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对孩子的生长与免疫来说，多长才是最理想的。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前六个月纯母乳喂养**，此后与补充食物一起继续喂养**直到两岁或更久**。已经证实，母乳会把抗体传给孩子、建立他的免疫力，能降低婴儿死亡率、感染与糖尿病的风险，并与更好的认知发育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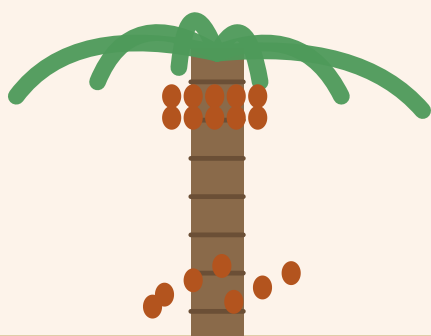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精确之处不只在那个数字，更在**随它而来的那个限定**：「替愿意哺乳的人」。这节经文并没有把两年定成僵硬的义务，而是把它定为**圆满哺乳的上限、一种可取的做法**——而这正是现代医学建议的措辞方式（「两年或更久」，而不是「必须两年」）。接着经文还增加了弹性：允许父母双方商议同意后提早断奶，也允许另找乳母。所以它与医学相合的，既是那个数字，也是那份建议的精神。

你把椰枣树干摇一摇

你把椰枣树干摇一摇，就会有新鲜的椰枣落在你的面前。你吃吧，你喝吧，你愉快吧

《麦尔彦章》—— 第25-26节



分娩中的女人所能得到的最好食物

鲜枣对产妇的好处

- 吸收快的糖，补回力气
- 催产素作用：使子宫收缩
 - 减少产后出血
- 铁、钾与镁
- 膳食纤维，防止便秘

今天，椰枣被推荐给孕期最后几周以及产后的妇女

用大白话说

一个独自在椰枣树下分娩的女人，得到的吩咐是：**吃鲜枣**。而今天的医学说：椰枣是妇女在分娩时与分娩后最好的食物之一。

当时的人怎么想？

鲜枣是众所周知、人人爱吃的食物，但当时并不知道它在分娩上有什么确定的医学作用。给产妇的通常建议是休息、保暖和喝汤。至于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刻单挑出某一种果实，是一处引人注目的指定。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临床研究证实，在孕期最后几周食用椰枣**能缩短产程、减少催产的需要**。椰枣富含吸收迅速的果糖与葡萄糖——那正是耗尽了力气的产妇所需要的——还富含钾、铁与镁，并含有一些起**催产素**作用的化合物，有助于子宫收缩、减少出血。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请注意这道吩咐里的三件事。第一：指定的果实——偏偏是椰枣而不是别的，而它正是这种情形下最合适食物。第二：指定的状态——「**新鲜的椰枣**」，即柔软新鲜的鲜枣而不是干枣，它吸收更快、更易消化。第三，也是最奇的：命令她去**摇动树干**——一个处在最虚弱时刻的女人，被吩咐去动、去用力。而现代医学正是建议在产程中活动，因为这能加快分娩。食物、活动、心情（「你愉快吧」）——一整套完整的方案。

为什么禁的是流出的血与猪肉？

你说：在我所受的启示里，我不能发现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因为它们确是不洁的

《牲畜章》—— 第145节



禁令比它的原因早了十四个世纪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禁了三样食物：流出的血、猪肉，以及自己死掉的动物。而今天的科学表明，这三样每一样都是**已知的疾病载体**。

当时的人怎么想？

食物的选择全凭习俗、口味和易得与否。当时既不知道寄生虫，也不知道细菌，更不知道疾病会从动物传给人。而猪在地球上大多数文明里都被毫无顾虑地食用。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血是细菌生长最理想的培养基，它还携带着代谢废物、激素，以及正要送往肾脏的毒素。**猪肉**是旋毛虫的主要载体——这种虫会在肌肉里结囊，抵抗轻度烹煮；它也是猪带绦虫的载体，其幼虫可能进入大脑；还有弓形虫；此外它的饱和脂肪含量也高。**自死的动物**可能死于疾病或中毒，而且血被封在组织里，因此腐败很快。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精确的限定在「**流出的**」三个字上。禁令并没有落在一切血上，而只落在宰杀时流出来的那部分液态血。至于残留在组织中的——也就是肌红蛋白——则不在其列，何况根本也无法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这条禁令**被一种科学的精度框住，既不放纵也不过苛**。屠宰的规矩也是如此：它要求切断颈部血管，让血尽量流净——而这正是今天肉类安全标准为降低细菌负荷所建议的做法。一整套立法，与一门尚未诞生的科学彼此吻合。

蚂蚁会说话，会示警

直到他们来到蚁谷的时候，一个母蚁说：蚁们啊！快进自己的住处去，以免被素莱曼和他的大军不知不觉地践踏

《蚂蚁章》——第18节



一只蚂蚁向整个蚁群示警，于是全群退回巢穴

用大白话说

一只小蚂蚁看见军队来了，就警告其余的蚂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而科学说：蚂蚁确实会**发出警报**，整个蚁群会立刻响应。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古代的观念里，动物是不会说话的、既无语言也无组织的生灵。而一只蚂蚁竟然说出一句包含**呼唤、命令、警告、理由，还替加害者开脱**（「不知不觉地」）的话——这在听者看来像是一则寓言，而不是一条真实的消息。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蚂蚁是组织程度最高的社会性生物之一。它们以三种已获证实的方式交流：化学**信息素**——每一种讯息都有专门的物质，其中就有报警信息素，它一散开，整个蚁群在几秒内就有反应；**敲击与振动**；以及**声音**——人们发现蚂蚁有一个称为发声器（Stridulatory organ）的器官，能发出意义确定的声音，已经被实验室录下并分析。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那些细小的地方才是证明。第一：动词「**说**」用的是阴性——而外出、守卫、报警的工蚁**全是雌的**，雄蚁除了交配别无职司，随后便死去。第二：命令它们进入「**自己的住处**」——而蚁巢确实是真正的住所，分成一间间房间、通道与仓库。第三：「以免被践踏」——阿拉伯语这个词是「压碎」，而蚂蚁的身体是坚硬的外骨骼，**是会碎裂而不是被压扁的**。一节经文里，三处精确。

三百年，又加九年

他们在山洞里逗留了三百年，还加九年

《山洞章》—— 第25节



在三个世纪的尺度上，两种历法之间的差恰好是九年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说他们逗留了**三百年**，然后又加了一句：**「还加九年」**。原因十分精妙：三百个太阳年，恰好等于三百零九个太阴年。

当时的人怎么想？

人们在各自的环境里只用一种历法，不会在两种历法之间做换算。在一个整数之后再加上「九年」，看上去是一处离奇而无意义的添加，以至于有些读者以为那是在数字上犹豫不决。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太阳年是365.2422天，太阴年是354.367天。所以三百个太阳年 = 109572.6天。若把它除以太阴年的长度，得到的是**309.2**个太阴年。也就是说，差恰好是九年。而山洞里的人身处使用太阳历的罗马环境，《古兰经》所面对的却是使用太阴历的民族——于是它把这个数字按两种历法都给了出来。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若这个数字是随意的，那说「三百年」就该停住，或者说「三百多年」。可此处添加**恰恰确定为九**——而九正是天文换算的结果。再注意这个措辞：「三百年，**还加九年**」——「加」这个动词表明那九年并不是他们另外度过的一段时间，而是**计数上的增加，不是时间上的增加**——也就是说，时间是同一段，而数字随历法不同而不同。这是唯一在算术与语言两方面都能站得住的解释。

在山中凿屋而居的赛莫德人

你们精巧地凿山为屋……他们曾凿山为屋，以求安全

《众诗人章》第149节 —— 与《石谷章》第82节

凿在岩石心里的房屋，而不是砌在岩石上的

黑格拉（玛甸沙勒）—— 沙特第一处列入教科文组织名录的遗址

从岩石顶端一路向下凿出的巨大立面——容不下一次失手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说赛莫德人**把自己的房屋凿在山里**——不是用石头砌起来，而是把山本身挖开，从中做出一间屋子。这些房屋今天还在，游客都看得见。

当时的人怎么想？

半岛上人们熟悉的建造方式是泥、石与椰枣叶。一整个文明把住所凿在山腹之中，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是个陌生的念头。而《古兰经》点名提到了一个民族，他们既不见于《旧约》，也不见于希腊人的著作，并把一项明确的建筑技术归给了他们。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沙特北部欧拉的黑格拉（玛甸沙勒）：一百三十多座凿在砂岩中的立面，有的高逾二十米，带有柱子、柱头、垛口，以及赛莫德文与纳巴泰文的铭刻。它于2008年成为沙特第一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这个地名在《古兰经》中被直呼其名：「**石谷的居民**确已否认使者。」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所用的那个动词是关键：「**凿**」，而不是「建」。阿拉伯语中的「凿」是从实心的整块上去掉材料，与「建」恰恰相反。然后是那处指定：「**从山中**」——即山本身就是屋子的材料。这是对一项技术的精确描述，而这技术与听众周围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像。它还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心理描写：「**以求安全**」——这些房屋不会塌、不会烧、敌人也拆不掉，因为它们就是岩石本身。于是经文的意思更重了：最了不起的工程上的安全，也没能救得了他们。

壕沟的主人……为信士挖了一条火沟

愿掘坑的人们被毁灭——那有燃料的火坑——当时，他们坐在坑边，他们
 见证自己对信士们的罪行

《十二宫章》—— 第4-7节



一场历史上的屠杀，记录在也门的铭文与同时代的叙利亚文书信中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提到一群人挖了一条**长长的沟**，在里面点上火，然后把信士扔进去，自己坐在旁边看。而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记录在石刻铭文里。

当时的人怎么想？

这件事并没有以可靠的细节记载在阿拉伯人的书里，在麦加也没有任何可得的书面依据。它讲的是另一个民族、更早的时代、遥远的土地。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历史证实了约公元523年的**纳季兰**屠杀：希木叶尔国王**祖·努瓦斯**迫害纳季兰的基督徒，把拒绝弃教的人烧死。这件事被记录在：**胡森·格拉卜铭文**与希木叶尔的比尔希马铭文中，以及与事件同时的**叙利亚文《阿尔沙姆的西门书信》**中，还有拜占庭与埃塞俄比亚的史料。在欧拉与比尔希马发现的铭文中，还提到了这次征讨与死者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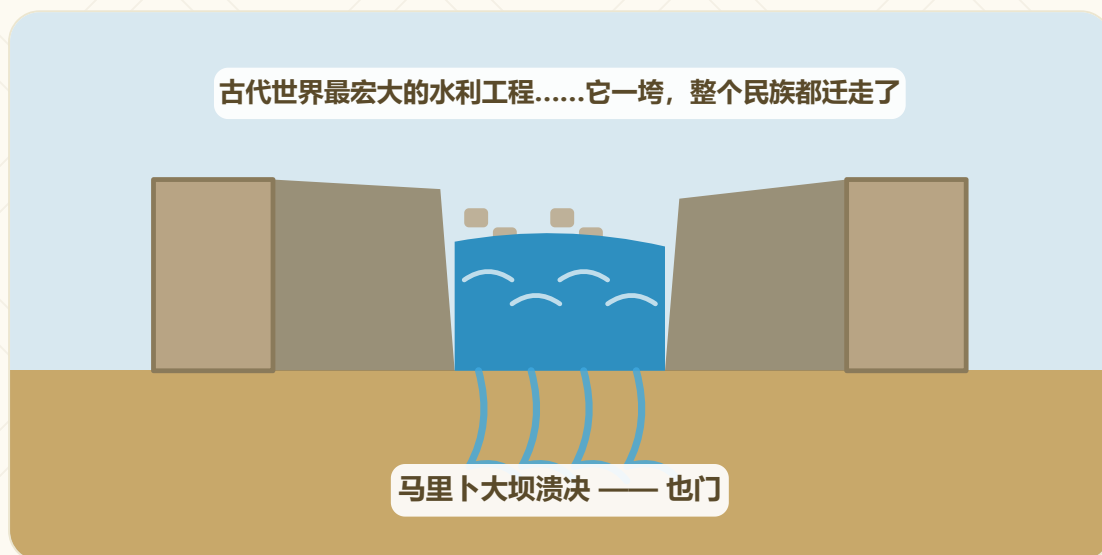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真正把它分出来的，是那些细小的精确。阿拉伯语中的「**乌赫杜德**」指的是地上笔直的长沟——而不是圆形的坑。这与所挖壕沟的描述完全吻合。「**有燃料的**」表明这火是被不断添柴维持的，而不是偶然烧起来的火。「**坐在坑边**」与「**见证**」：即行凶者坐着观看——这个细节与《西门书信》中所说国王亲自到场监刑完全一致。还要注意，《古兰经》既没有指出国王的名字，也没有指出那个民族的名字——因为它的用意在于教训，而不在于叙事。

赛伯邑与决堤的洪水

随后他们悖逆，所以我使水库的急流去淹没他们，我把他们的两个园圃变成两个只生长苦果和怪柳的园圃

《赛伯邑章》—— 第16节



那座巨坝的残迹至今仍立在马里卜

🗣️ 用大白话说

也门曾有一个富庶的王国，名叫**赛伯邑**，靠一座巨大的水坝灌溉园圃为生。后来坝塌了，洪水冲走了一切，园圃变成了苦涩不能吃的树木。

🕒 当时的人怎么想？

赛伯邑在阿拉伯人的记忆里只是诗歌与谚语中的一个名字——「像赛伯邑人一样四散」。但当时既没有出土的遗迹，也没有可读的铭文。西方史学家甚至怀疑这个王国是否存在过，把它当作传说的混合物。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马里卜大坝是今天仍然存在的遗迹：约建于公元前八世纪，长近600米，曾灌溉约一万公顷土地。它历次的溃决都记录在遗址出土的**赛伯邑穆斯纳德铭文**中——其中就有著名的艾卜赖哈铭文，记述了公元548年对大坝的修复。而约在公元570至580年的最终溃决，导致**整支整支的也门部落北迁**——这次迁徙在阿拉伯人的谱系与历史中众所周知。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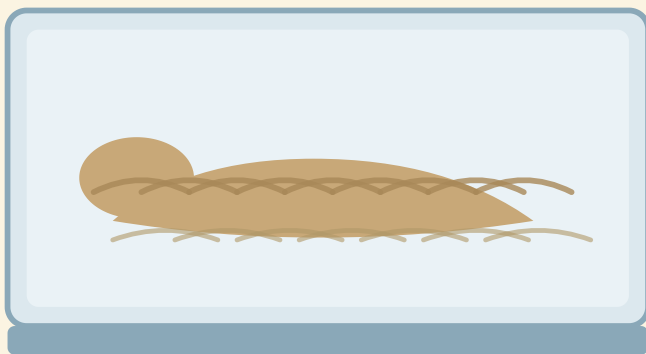
这节经文不只提到溃决，还对此后土地的状况作了精确的植物学描述：「两个只生长**苦果、怪柳和少许酸枣**的园圃」。苦果是带刺的苦树，怪柳是一种红柳，酸枣是枣刺树——而这些恰恰是**干旱盐碱环境里的植物**，在灌溉断绝、土壤盐化之后取代农作物的正是它们。然后它说：「和**少许酸枣**」——这个「少」字下得恰到好处，因为酸枣是其中最有用的，也是最少的。

法老的身体……被保全下来作为一个迹象

今天我要保全你的身体，以便你做你后人的一个迹象

《优努斯章》—— 第92节

一具三千多年的遗体……至今仍在



开罗博物馆 —— 王室木乃伊厅

法老的躯体今天陈列在玻璃后面，人们亲眼就能看见

用大白话说

当法老淹死在海里时，真主说他要保全他的**身体**，好让后来的人看见并引以为戒。而这具躯体今天就在一座博物馆里，全世界的人都去参观。

当时的人怎么想？

淹死在海里的人，身体就没了：或被鱼吃掉，或腐烂，或消失在泥沙中。这节经文降示时，阿拉伯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室木乃伊，也不知道法老的陵墓。甚至连象形文字本身都已被彻底遗忘，直到1822年才被破译。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1881年在代尔巴赫里发现了王室木乃伊藏窖，1898年又发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墓，新王国法老们的躯体由此重见天日。而**麦伦普塔**的躯体——他是出埃及法老最著名的候选人——保存在开罗博物馆中。经X光检查，发现了与暴力死亡相符的迹象，以及颅骨与颈部的损伤，检查者还注意到皮肤上的盐类沉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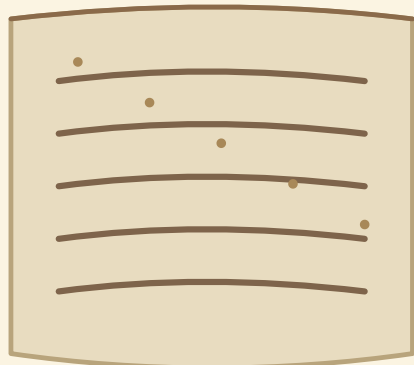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没有只说「我要救你」，而是特别点明：「**你的身体**」——即只是躯体，不包括灵魂。这是一处把人的获救与尸体的保全区分开来的精确措辞。然后它给出了理由：「**以便你做你后人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躯体的存留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被预备来给人看的。而这话降示在一片沙漠里，那里的人既不知木乃伊也不知陵墓，而且比那些墓被打开、其主人被陈列在玻璃柜中，早了一千二百年。

经碳测年证实的抄本

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

《石谷章》—— 第9节



伯明翰大学 —— 英国

伯明翰抄本

碳14测年

公元568–645年

概率95%

它的文本与今天的《古兰经》一致

一张出自先知ﷺ在世时或稍后的羊皮纸，它的文本就是今天的文本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许诺自己会被保全、不被更改。而今天我们手上有**经放射性碳测定年代的抄本**，年代大约回溯到先知ﷺ的时代——而它的文本，与你手中这本《古兰经》一字不差。

当时的人怎么想？

所有的古书都会在抄写与翻译中被增补、删减、改动。任何一部靠手抄流传几个世纪的文本，这都是自然的结局。所以「完全保全」这个主张，是**只要出现一份不同的抄本就能被驳倒的主张**。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伯明翰抄本：一张羊皮纸，2015年在牛津大学做了碳14检测，以95%的概率定年在**公元568至645年**之间。此外还有萨那下层抄本、图宾根抄本、撒马尔罕抄本，以及伊斯坦布尔与开罗的几部大型古兰经。研究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有——把这些抄本与今天通行的《古兰经》作过比对，文本几乎完全一致，只有一些字母书写上的正字法差异，既不改变读音也不改变意义。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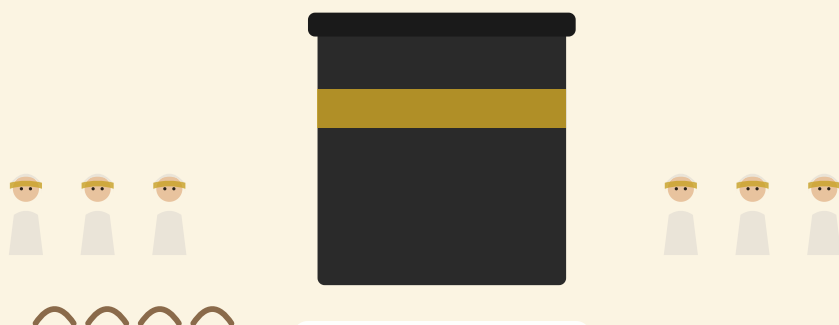
保全并不只靠抄本，而是靠一套**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体系**：严谨的书写，加上**由众口相传牢记于心**。每一代都有数十万人分散在彼此遥远的国度里把它背下来，没有任何权力能把他们统起来，所以在实际上不可能让他们一致同意改动一个字母。而这段文本本身，**是在它最弱的时候宣告这项许诺的**——当时不过是麦加一小群被追捕的人。一部文本经过十四个世纪，竟找不出两份互异的本子，这在地球上任何一部别的书里都没有先例。

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禁寺

真主确已昭示他的使者包含真理的梦兆：如果真主意欲，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禁寺，剃发的，剪发的，你们不要畏惧

《胜利章》—— 第27节

它降示时，穆斯林正被挡在天房之外进不去



开麦加 —— 回历第8年

一个平安进城的承诺……发出于被阻挡得最彻底的时刻

用大白话说

穆斯林被挡在麦加城外，只好半路折返，人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于是有一节经文降下，许诺他们**将平安地进入天房**。两年之后，他们不战而入麦加，毫无畏惧。

当时的人怎么想？

回历六年，在侯代比亚，穆斯林被挡在天房之外，与古莱什缔结了一份在许多人看来十分屈辱的合约，欧麦尔甚至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宗教上受这个委屈？」当时麦加正处在势力的顶峰，穆斯林在人数与装备上都居下风。地平线上看不到任何近期攻克的迹象。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回历八年（公元630年），先知ﷺ率一万人进入麦加，**几乎没有发生战斗**，并宣布大赦：「你们走吧，你们都是自由的。」穆斯林平安地环游了天房，剃发的剃发，剪发的剪发。这是伊斯兰历史上记载最充分的事件之一，所有史料都一致。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使这句话从一个愿望上升为预言的，是经文里那些细小的规定。它没有只说「你们将攻克麦加」，而是指定了**进入时的状态**：「**平安地**」——而不是在一场恶战之后作为征服者进入；「**你们不要畏惧**」——对完全的安全再作强调；「**剃发的，剪发的**」——即他们将从容不迫地完成整套朝觐仪式，而这只有在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的情况下才可能。一句话里四处细节，全部应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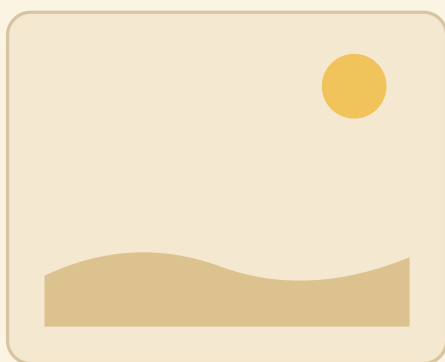
一个不长庄稼的山谷……成了地球上最拥挤的地方

我们的主啊！我确已使我的部分后裔住在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里，住在你的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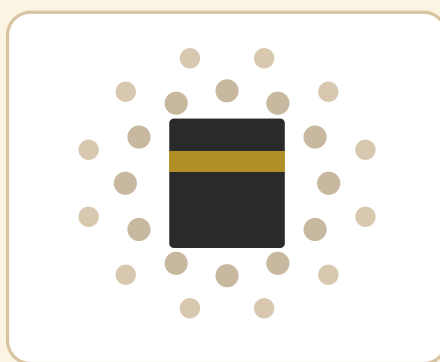
❖ 房附近……求你使一部分人的心眷恋他们，求你以一部分果实供给他们 ❖

《易卜拉欣章》—— 第37节

易卜拉欣（愿他平安）在几千年前举起的一段祈祷



一个不长庄稼的山谷



地球上被造访最多的地方

一片什么都长不出来的土地……却能在那里找到全世界的果实

🔍 用大白话说

易卜拉欣（愿他平安）把妻儿留在一个**无水无田**的山谷里时祈祷说：求真主使人们的心向往他们，并以果实供给他们。而这个山谷，如今是**地球上人类前往最多的地方**。

🔗 当时的人怎么想？

那个山谷当时是荒山之间一片不毛的沙漠，没有河，没有泉，也没有商路。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会招人前往。而这段祈祷本身在措辞上也很奇特：他没有为那片土地求庄稼，也没有求水，而是求了两件分开的事：**眷恋的心**，以及**被供给的果实**。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今天的麦加：仅朝觐季节，短短几天内就有两百多万人前往，全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副朝。而十八亿多人的面容，**每天五次**朝向它。它的土地并没有变：至今仍是一个不长庄稼的山谷。可你在它的集市上能找到大地上所有的果实，全年从各个大洲运来。而渗渗泉在沙漠中央已经涌流了四千年。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奇迹在**这段祈祷本身的结构**里。一个把家人留在沙漠里的人，照常理会祈求土地肥沃、天降甘霖。可他祈求的是**人们的心向往他们**——即让给养随着人来，而不是从土地里来。他还说得很精确：「**一部分人的心**」，而不是「所有的人」——若求所有人，那地方根本容不下。他又说「**眷恋**」而不是「前来」——那是带着渴慕与被吸引的倾落，不是被迫的到来。而这正是一个人初次见到天房时状态的精确描写。一段以这样的精度措辞的祈祷，在四千年里一字一句地应验了。

库斯老的两只手镯，戴在苏拉盖手上

他对苏拉盖·本·马立克说：当你戴上库斯老的两只手镯时，你会怎样呢

白海基、伊本·阿卜杜·伯尔等辑录



一个为了一百峰骆驼而出来要杀他的人.....他却许给他库斯老的宝藏

用大白话说

迁徙那天，苏拉盖为了悬赏而追击先知ﷺ。先知ﷺ对他说：**当你戴上波斯王的两只手镯时，你会怎样呢？**多年之后，在欧麦尔·本·罕塔卜的哈里发任内，他真的戴上了。

当时的人怎么想？

说这话的时刻，是**整部圣传中最窘迫的时刻**：先知ﷺ正逃离自己的家乡，被人追捕，除了坐骑与同伴一无所有，而他的项上悬着一百峰骆驼的赏格。而波斯在当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之一，库斯老还曾讥笑着撕毁先知ﷺ的信函。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在欧麦尔·本·罕塔卜的哈里发任内，萨珊王朝覆灭，泰西封被攻克，库斯老的宝藏被运到麦地那。于是欧麦尔召来苏拉盖·本·马立克，给他戴上**库斯老的两只手镯、王冠与腰带**，并对他说：「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是他从库斯老·本·胡尔木兹手中夺走了这些，给穆德利吉族的一个贝都因人苏拉盖·本·马立克戴上。」这则记述由多条途径载于圣训与史书之中。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则预言把三件靠猜测绝不可能凑到一起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个被指名道姓的人**（苏拉盖）、**一件被指明的具体物品**（库斯老的两只手镯，而不是随便什么战利品），以及**一桩巨大的政治事件**（波斯的覆灭与它的宝藏落入阿拉伯人之手）。而且它是对一个在那一刻正**作为敌人在追捕他**的人说的，不是对一个需要被安慰的同伴说的。若目的是拉拢人心，那么最小的许诺才最管用。而一个当天除了自己一无所有的人，竟对一个追捕他的敌人许下地球上最强大帝国的宝藏——这是一个笃信自己消息来源并非人间的人才说得出的话。

他使黑夜缠绕白昼

他本着真理创造天地；他使黑夜缠绕白昼，他使白昼缠绕黑夜

《队伍章》—— 第5节



黑夜与白昼在地球这个球体上缠绕，旋转不息

用大白话说

「缠绕」这个词出自「球」，也出自「缠头巾」——即把一样东西绕在一个圆的东西上。黑夜缠住大地，正如头巾缠住头。而缠绕只能发生在一个球形的物体上。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各地的普通人都认为大地是一片平铺的面，而黑夜是取代白昼、使它消失的东西。即使是希腊哲学家中主张大地是球形的那些人，也没有把这一点与昼夜分界线持续不断的缠绕运动联系起来。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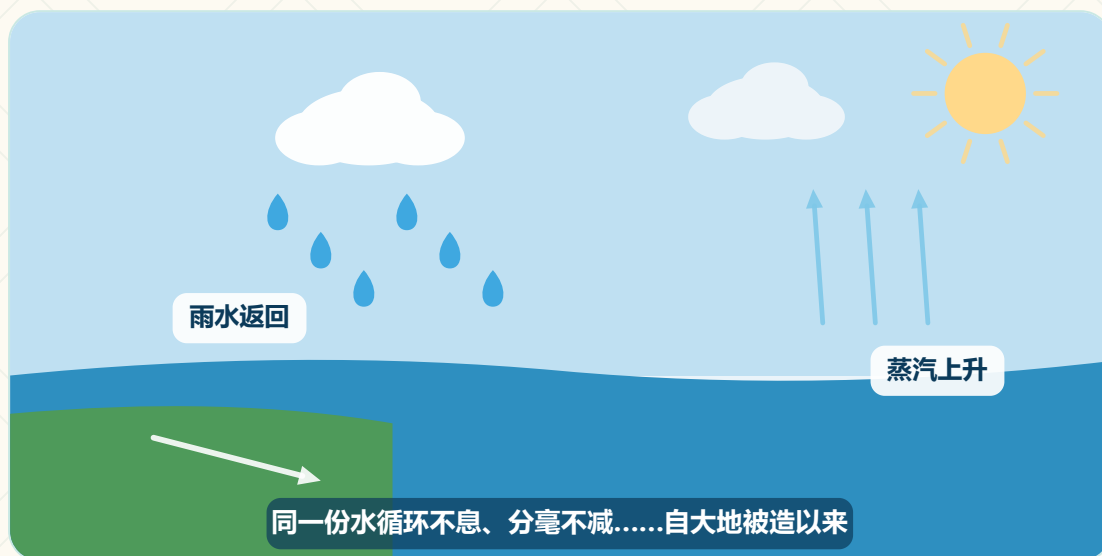
地球是一个球（两极稍稍扁平），太阳永远只照亮它的一半。而地球的自转使昼夜之间的那条分界线不停地在它表面爬行——也就是说，黑夜是字面意义上绕着这个球缠绕的，它不是消失，而是移动。任何一张卫星拍摄的地球实时图像，你都能亲眼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用一个出自「球」这个词根的动词来描述昼夜交替，放在一个平面上讲不通。而更精确的是：这节经文让缠绕在两个方向上互相进行——「他使黑夜缠绕白昼，他使白昼缠绕黑夜」——这只有看见一个球体上持续旋转的人才描述得出来。另一处经文中还说：「此后，他把大地铺展开」——而阿拉伯语中这个词兼有铺开与作圆之意，同一词根还派生出「鸵鸟蛋」这个词。

以循环往复的天发誓

《启明星章》—— 第11节



水化作蒸汽上升，又化作雨水返回——一个不漏掉任何东西的闭合循环

♀ 用大白话说

天从海里把水取走，化作蒸汽，然后**把它还给我们**，化作雨。你今天喝的每一滴水，在你之前有人喝过，在你之后还会有人喝。水不会耗尽，它只是回来。

⌘ 当时的人怎么想？

雨在当时被理解成真主从天上的仓库里降下来的**新水**，而不是从大地本身返回的水。海的蒸汽与雨的水滴之间的联系并不为人所知；水循环在欧洲被完整描述，要到十七世纪。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水循环：从水体蒸发 ← 在云中凝结 ← 降落 ← 径流 ← 再蒸发。地球上水的总量**数十亿年来是恒定的**，只是循环，不增不减。而大气所返还的不只是水，还有热量与无线电波。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循环往复」这一个词就承载了全部意思。它的意思是**一样东西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而不只是落下来。所以用这个性质来形容天，就等于断定：从天上落下来的，原本是升上去的。这是用两个字把整个水循环概括了。另一处经文也印证它：「我从天上降下**定量的雨水**」——即以**一个确定不变的量**降下。

定量的水……不增也不减

我从天上降下定量的雨水，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上，我确是能使它消失的

《信士章》—— 第18节



一份在整个行星尺度上恒定的水的收支



用大白话说

地球上水的总量是**恒定的**，**不增也不减**。恐龙喝过的水，就是你今天喝的水。而经文里「**定量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以一个算好的、被把住的分量。



当时的人怎么想？

雨在当时被理解成：人们一有需要，就从天上的仓库里降下来的新水。一个**封闭恒定、循环不已**的量这种想法，在任何文化里都不存在。在常识里，海水因蒸发而减少，而雨是新添上去的。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地球上水的体积估计约为**14亿立方公里**，数十亿年来几乎恒定。它蒸发、凝结、降落、流动、再回来——在一个既不增添也不删减的闭合循环里。而大气层与地磁场阻止了水汽逃逸到太空——火星上正是没有这一道防线，它的水蒸发殆尽、彻底散失，于是变成一片死掉的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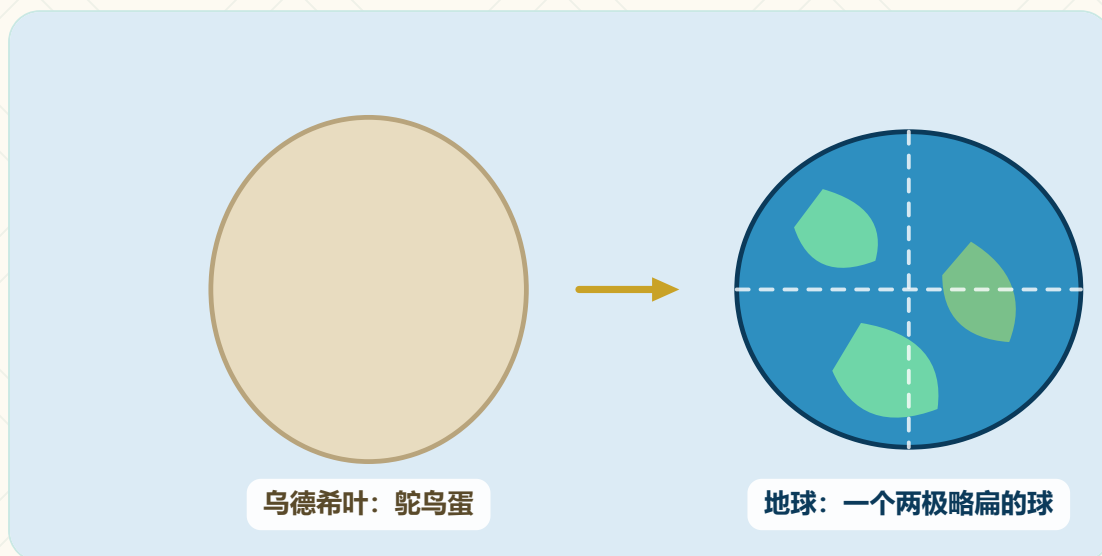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定量的**」这个限定正是奇迹所在，而它只有在总量恒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倘若每次下雨的水都是新造出来的，那给它定个量就毫无意义。比这更精确的是紧接着的那一句：「**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上**」——「停留」表示安顿与存留，而不是消耗；也就是说，水是贮存在大地里的，不是被用掉的。然后是最后那句警告：「**我确是能使它消失的**」——即这份收支是一项可以被收回的恩典。而今天的科学家在火星上看到的，正是这件已经发生了的事：它失去了自己全部的水。

此后，他把大地铺展开

此后，他把大地铺展开，他从大地取出水和牧草

《急掣的天使章》—— 第30-31节



地球并不是一个正球，而是略微扁平的——像一枚鸵鸟蛋

用大白话说

阿拉伯语的「达哈」一词意思是：把一样东西铺开，**并且带着圆形**。同一词根还派生出「乌德希叶」——即鸵鸟下蛋的地方，以及鸵鸟蛋本身。所以大地是铺开的，好让你在上面行走；而在实际形状上，它是圆而略扁的。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普通人的观念里，大地不过是一片平铺的面。而主张它是球形的那些哲学家，说的是一个**正圆的球**。至于两极的扁平，没有一个人提出过。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地球是一个**扁球体** (Oblate Spheroid)：由于自转，它赤道处的直径比两极之间的直径大约多43公里。牛顿在1687年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法国的考察队又在1736年做了实地测量。而被称为「大地水准面」的精确形状，最接近的正是一枚蛋的样子。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语言在这里作了决断。阿拉伯语辞书里，「达哈」意为铺开、扩展；而同根的「乌德希」与「乌德希叶」指鸵鸟的产卵处及其蛋。所以这一个词根本身就把**铺展与卵形**合在了一起。而偏偏选用这个动词——而不用《古兰经》里另有他用的「铺」或「展」——就在一个词里同时带上了这两层意思。关键还在于下一节经文解释了「铺展」的用意：「他从大地取出水和牧草」——即为居住而预备，而不是把它压成平面。

从它的腹中出来一种颜色不同的饮料，其中有治人疾病的良药

《蜜蜂章》—— 第69节



生蜂蜜

医用蜂蜜敷料在欧洲与美国已获正式批准

医学所证实的

- 杀死细菌
- 治疗伤口与烧伤
- 缓解儿童咳嗽
- 抗氧化、抗炎
- 今天在医院里使用

医用蜂蜜敷料今天在药房里凭正式许可出售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在1400年前就说蜂蜜里有**治病的良药**。而今天，医院用蜂蜜来治疗抗生素都对付不了的伤口与烧伤。



当时的人怎么想？

蜂蜜当时是一种甜食、一种贵重的养料，民间经验也归给它一些好处。但以神圣断言的方式确定它里面**有治病的良药**，是另一回事——尤其是从一只昆虫的肚子里出来的，按常理更容易被认为无益。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蜂蜜是一种天然的抗菌剂，靠三种机制：它的糖浓度把细菌里的水抽走，将其杀死；它的酸性阻止细菌生长；而其中的葡萄糖氧化酶会缓慢而持续地产生**过氧化氢**。正式的药品监管机构已经批准麦卢卡蜂蜜敷料用于治疗慢性伤口，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用蜂蜜缓解儿童咳嗽。人们还在法老的陵墓中发现过三千年后仍可食用的蜂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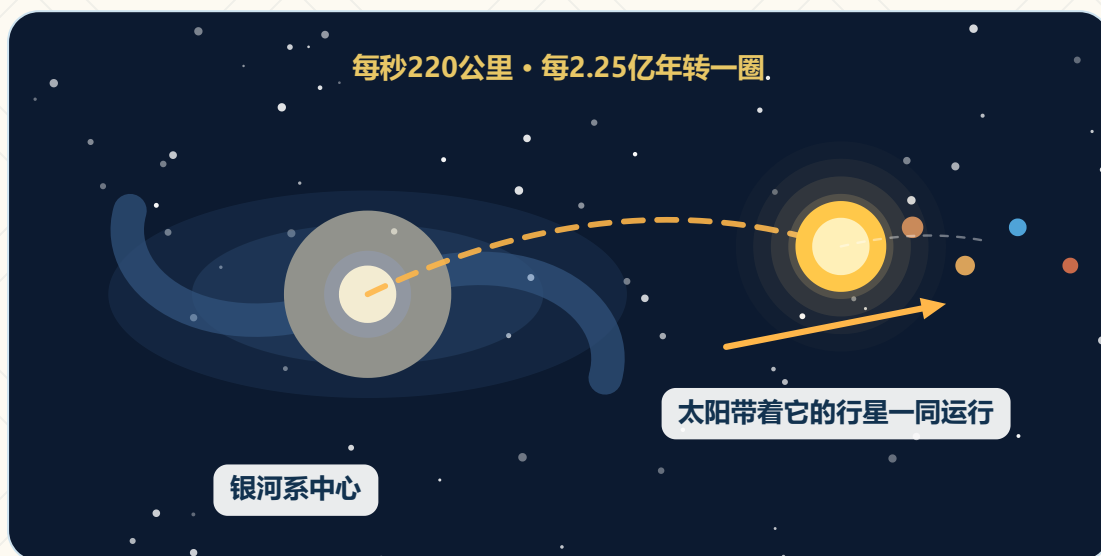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有两处精确，不是民间经验所能解释的。第一：「**颜色不同的**」——今天已知，蜂蜜的颜色与药用性质会随植物来源而不同，因此它的疗效也有高下之别。第二：「从它的**腹中**出来」——蜂蜜确实是在**蜜胃**里制成的，那是一个与消化用的胃分开的内囊，酶就是在那里加进去的，然后再吐出来。所以这段文字精确地指定了正确的解剖来源。

太阳在运行……它并不静止

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安排的

《雅辛章》—— 第38节



太阳绕着银河系中心游动，并拖着它所有的行星一起走

用大白话说

太阳并没有停在原地。它**在运行**，速度极快，还拖着地球和所有的行星，一起走在环绕我们银河系中心的旅途上。

当时的人怎么想？

人们看见太阳升起落下，便以为它的运动不过是绕着地球转。后来近代来了，说：会转的其实是地球，而**太阳静止在系统的中心**。在整个十七与十八世纪，这就是「确立了的科学」。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太阳确实有三种已被证实的运动：它约每25天自转一周；它以每秒约**220公里**的速度绕银河系中心运行，约每2.25亿年完成一圈；它还朝着天空中一个称为「太阳向点」的方位飞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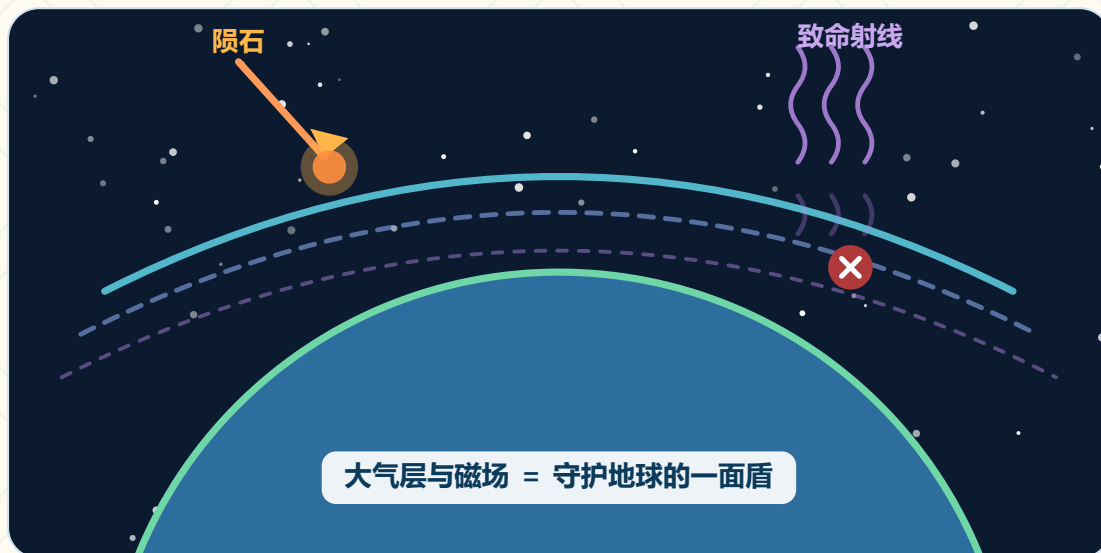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请注意这个反差：这节经文降示时，人们以为太阳绕着他们转，而它肯定了太阳在运行。随后来了一个时代，否认它有任何运动，说「它是静止的」，于是这节经文看上去像是与科学相左。再后来更新的科学又证明它有真实的运行，**而且比任何人设想的都更宏大**。一段文字扛过了科学上两次彻底的翻转——单是这一点，就是证据。

一个你看不见、却在保护你的穹顶

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迹象

《众先知章》—— 第32节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流星在抵达你之前烧尽，而你正睡在家里



用大白话说

你的头顶上有一个你看不见、却在保护你的穹顶。朝我们飞来的流星在抵达之前就在它里面烧掉了，致命的射线被它挡住。**没有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会死去。**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人们心中，「天」要么是一片空荡的虚空，要么是一个嵌着星辰的坚硬穹盖。谁也不曾想到，我们头顶上有一层**看不见、却起着保护作用**的东西。在他们眼里，燃烧的流星是一颗坠落的星，而不是一块在盾牌里烧掉的陨石。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大气层每天烧掉估计约一百吨的太空物质，使其无法抵达地面。臭氧层吸收掉约99%的致命紫外线。而地球磁场挡住了**太阳风**——若没有它，太阳风足以把地球的空气与水剥个精光，正如火星所遭遇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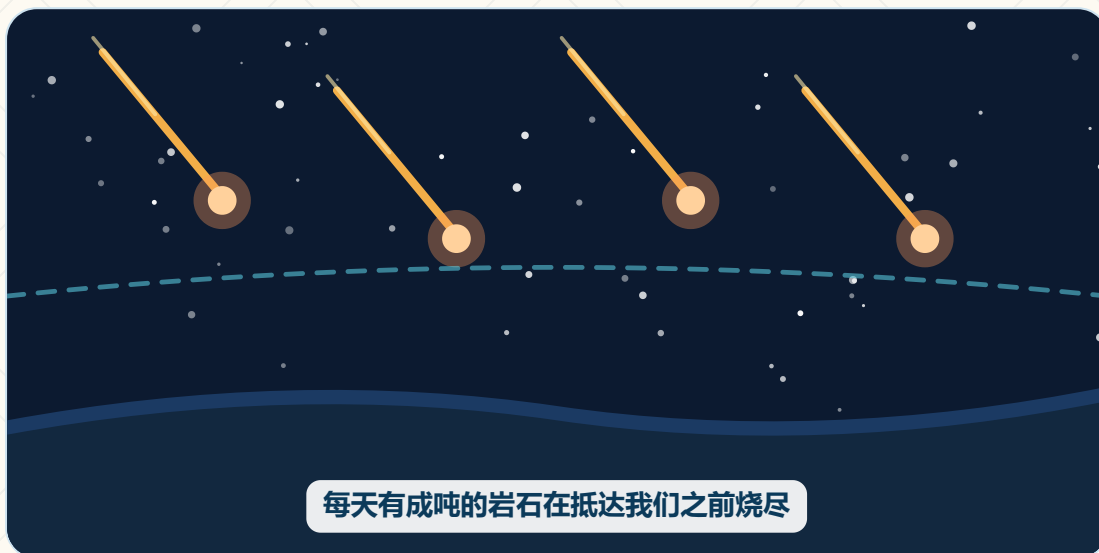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把「穹窿」与「安全的」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才是奇迹。穹窿指的是整体的覆盖，而「安全的」这个被动形式表明它**既被守护，也守护着它下面的东西**。接着是下一句：「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穹顶里**有一些迹象**是人们会忽略掉的。这是在明白地暗示：它里面还有尚未被发现的奇妙之处。而事实正是如此：臭氧层直到1913年才发现，那道护身的磁场直到1958年才发现。

我确已以明灯装饰最低的天，我以明灯供恶魔们猜测

《国权章》—— 第5节



流星在以超过子弹的速度冲入大气层时燃烧起来



用大白话说

这节经文同时给了天上的发光体两种职能：**天空的装饰**，以及**驱赶企图潜上高处者的投掷物**。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阿拉伯人眼中，流星是「坠落的星」；在别的文化里，则是某位国王去世或某件大事将临的征兆。至于它们是**因摩擦而燃烧的固体**，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官方的科学还否认石头会从天上掉下来，法国科学院曾经嘲笑过那些这样说的人。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陨石是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进入大气层的岩石与金属体，由于空气的压力与高温，绝大部分会彻底烧尽。每天进入大气的质量估计约为**一百吨**。而陨石确实会坠落这件事，是在1803年法国莱格尔陨石雨之后才在科学上被确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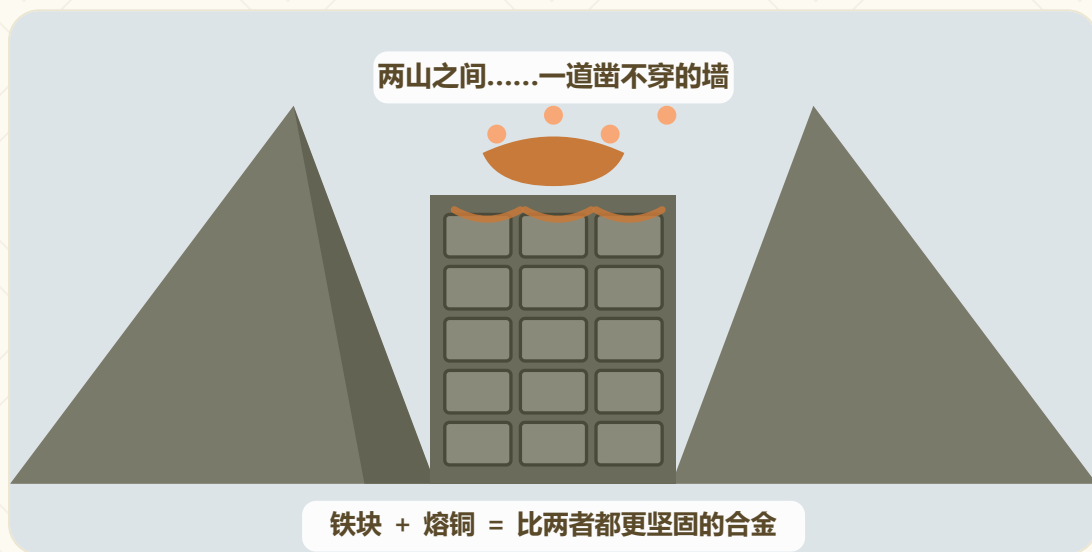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把天体的两种不同职能分开了：固定的装饰，以及**移动的投掷**。而阿拉伯语中的「投掷」专指用石头掷打——不是用光掷，也不是用火掷。所以，把从天上燃烧着落下来的东西描述为「掷出的石头」，而在此后好几个世纪，官方科学还根本否认天上有石头存在——这样的描述不可能出于偶然。

左勒盖尔奈英的坝……铁与熔化的铜

你们拿铁块来给我吧！直到他堆满了两山之间的空间，他说：你们拉风箱吧！直到他使铁块红得像火一样，他才说：你们拿熔铜来，让我倾注在上面吧

《山洞章》—— 第96节



把熔化的铜浇在铁上，可以填满缝隙、阻止生锈

♀ 用大白话说

左勒盖尔奈英在两山之间造了一道墙：先码好**铁块**，再生火把它烧到通红，然后往上浇**熔化的铜**。而这恰恰就是制造一种极其坚固、且不会生锈的合金结构的做法。

⌘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对金属的认识很简单：铁趁热锤打，铜浇进模子。把**两种金属结合进同一个结构**，作为一种建筑技术，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趁热把一种金属浇在另一种上面。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把熔铜浇在烧红的铁上，产生的效果类似于**铜焊**（Brazing）：液态的铜凭毛细作用渗进块与块之间的缝隙，把它们牢牢连起来，并把空气排出去。结果是一整块没有空隙、结结实实的实体。而且这层铜壳**把铁与空气和湿气隔开，从而防止生锈**——这就是今天所用的金属镀层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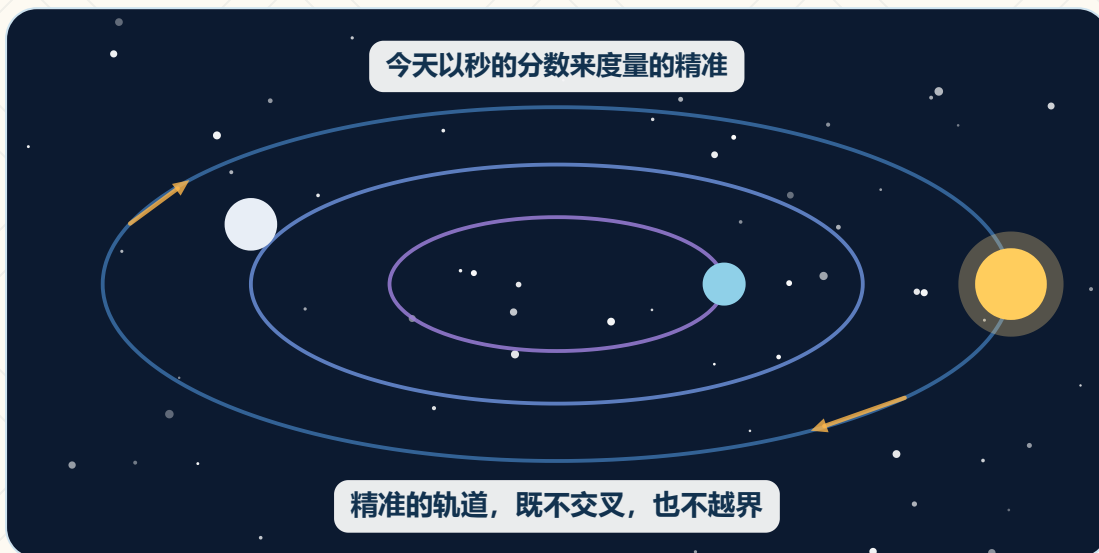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奇迹在于步骤的次序，而且这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工程次序：一，**铁块**——「块」指的是大块，所以承重结构是铁。二，**拉风箱**——即供风提温，正是铸造厂里风箱所做的事。三，**直到他使铁块红得像火一样**——即铁达到了能够接受熔合的通红温度。四，**然后倾注熔铜**——即把熔化的铜浇上去。倘若把铜浇在冷的铁上，根本不会熔合。所以这段文字描述了浇注之前的温度条件——而那正是整个工艺的核心。

太阳赶不上月亮……也不会相撞

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雅辛章》——第40节



每一个天体都在自己的轨道上，既不越出，也不赶上别的

用大白话说

天体以极高的速度运行，可它们**彼此从不相撞**，黑夜既不抢在白昼前面，也不落在它后面。一个片刻也不错乱的系统。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既不知道天体的速度，也不知道它们的轨道与运动规律。日食与月食被解释成愤怒或凶兆，而不是**可以提前几个世纪算出来的约定时刻**。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天体轨道的精确程度令天文学家惊叹。地球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太阳运行，月亮又绕着地球转，却不会相撞。这个系统精确到什么程度呢？**一千年后一次日食的时刻，可以算到秒**。整个航天导航都建立在这份精准上：今天发射一艘飞船，七年之后与一颗行星在一个预先算好的点上相会。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精确之处在「**不得**」这个说法上。它否定的不只是「没有发生」，而是否定了**可能性**——即这个系统本身就不允许，而不是碰巧没有发生。这正是**物理定律**的含义。再看这里的细分：它否定太阳追上月亮——两者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又否定黑夜超越白昼——两者都取决于地球的自转。两种成因不同的现象，被归在同一条规则之下：「**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即两种情形的原因是同一个：每一个天体都被自己的轨道约束着。

你在至仁主的创造中看不出一丝参差

他创造了七层天，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看不出一点参差；你再看看！



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



《国权章》—— 第3节



引力：稍强一点，宇宙就会塌缩



核力：稍弱一点，一个元素也生成不了



宇宙最初的密度：精准到超乎想象



暗能量常数：物理学中最精确的一个数

「你再看看！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

宇宙的常数被调到一个容不下丝毫偏差的精度上

🗣️ 用大白话说

这节经文向你下战书：去看这个宇宙，找出一处失调、一道裂缝、一点欠缺。然后它又说：再看一遍。而今天的科学说，宇宙的常数精确到理智难以置信的地步。

🗨️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人们只是笼统地、从美感上看待这个宇宙。根本没有「物理常数」这种概念，也不知道宇宙建立在一组数字上，其中任何一个稍有变动，一切就会崩塌。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现代物理学把这称为「精细调节」（Fine-Tuning）。引力的强度若有极其微小的不同，恒星就不会形成，或者宇宙会立刻塌缩；强核力若有一点点不同，碳与氧就不会存在；而暗能量常数被称为**整个物理学中最精确的一个数**。连大物理学家也承认这一点——比如弗雷德·霍伊尔就说过，他所看到的，像是「有一个超级智慧在物理学上动过手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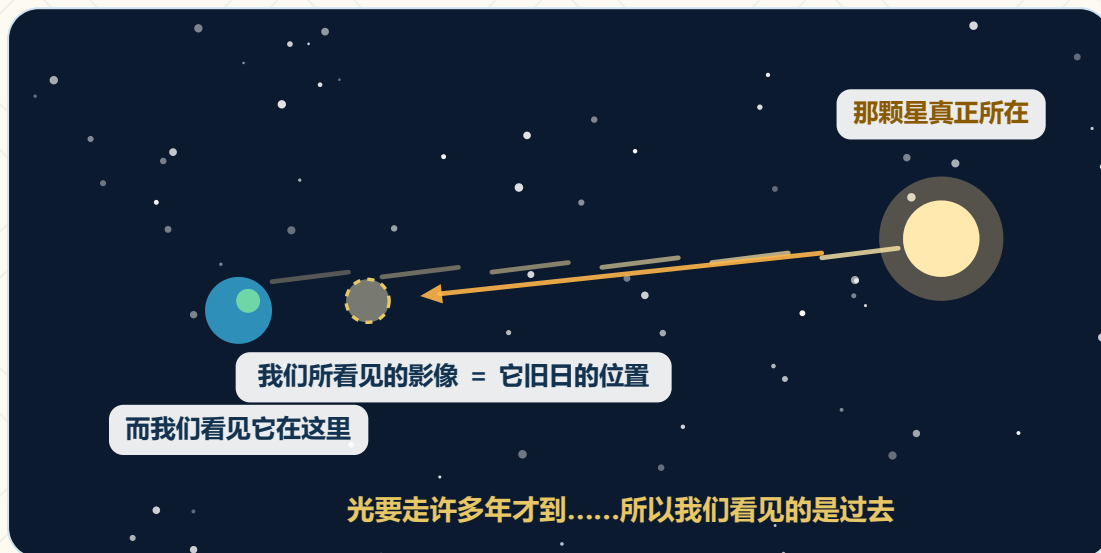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中的话不只是一个断言，而是一份**明确的、要求反复查验的邀请**：「你再看看」，然后是「你再看看两次」。也就是说，它押注于**越查越证实它，而不是推翻它**。而事情正是这样字面地发生了：观测手段越精密，这份调节就显露得越清楚。「缺陷」一词意为裂缝与断裂，「参差」意为失调与不成比例。所以这节经文否定了宇宙的两项性质：比例上的失调与结构上的裂缝——而这恰恰是物理学家在检验一个宇宙模型时所要找的东西。

以众星的位置发誓……而不是以众星发誓

我以众星的位置盟誓——这确是一个重大的盟誓，假若你们知道

《大事章》—— 第75-76节



星光要走上许多年，所以你看的是它旧日的位置，而不是它此刻所在的地方

🔊 用大白话说

你在夜里望着一颗星时，你看见的其实不是那颗星！你看见的是**许多年前从它身上发出的光**，也许是几千年前。那颗星本身也许早已熄灭、不复存在，而你仍然看得见它。

🕒 当时的人怎么想？

谁也不曾想到光本身有速度。光在当时是瞬间出现、不费时间的。星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就在我看到它的那个位置上，如此而已。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光速约为每秒30万公里——快是快，但它是**有限的**。除太阳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有4.2光年之遥，而肉眼能看见的一些天体远在数千光年之外。所以你今夜所见的天空是一本**旧照片的相册**，每一颗星都来自不同的年代。人们确实观测到过几个世纪前就已爆炸、而其光至今仍在抵达我们的恒星。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个盟誓不是以众星本身起的，而是以**它们的位置**起的——而这样的指定，只有在星与它的位置之间确有真实差别时才有必要。接着下一节经文明说：「这确是一个重大的盟誓，**假若你们知道**」——也就是说，这个盟誓的重大，取决于当时听者所没有的一种知识。一段文字直白地说：这里有一个秘密，你们以后会知道。而人们确实知道了。

像你们一样的群体

地上的走兽，空中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成群体

《牲畜章》—— 第38节



动物不是各自零散的个体，而是有组织的社会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把动物称为「**群体**」——而「群体」一词指的是有制度、有语言、有传统的集体。它还说它们「跟你们一样」。而今天的科学证明，动物拥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古代的观念里，动物纯粹是凭本能的生灵，既无组织，也无交流，更无学习。它与人之间的鸿沟是绝对的。至于把它描述成「群体」——一个用来指有律法、有制度的民族的词——则十分陌生。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动物行为学已经证实了真正社会的存在：蚂蚁与蜜蜂中严格的分工；鲸与海豚复杂的交流语言，而且带有**地域性方言**；黑猩猩中通过学习传递的文化；鸟类有组织的迁徙与轮换领飞；甚至还有「农业」制度——切叶蚁在地下的农场里培育真菌。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奇迹在两个词上。「**群体**」：在阿拉伯语中，它指的是有共同事务、有组织的集体，而不只是一群牲口。「**跟你们一样**」：即它们像你们一样是有自己制度的社会，而不是在理智与宗教责任上像你们。直到不久之前，官方科学还拒绝把文化或语言归给动物，认为那是不科学的「拟人化」——后来在证据面前才退让。而「用**两翼**飞翔」此处指定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把不靠两只翅膀飞行的东西排除在外。

最脆弱的房子……与雌蜘蛛

有些人舍真主而另择监护者，他们譬如蜘蛛造屋；最脆弱的房屋，确是蜘蛛的房屋

《蜘蛛章》—— 第41节



它的丝比钢还强……而它的房子是最脆弱的房子

蜘蛛的房子

- 由雌蛛独自建造
- 雄蛛不造网
- 有时会吃掉雄蛛
- 也会吃掉幼蛛
- 一座根本没有安全的房子

脆弱不在丝上，而在这座「房子」内部的关系上

用大白话说

蜘蛛的房子是**雌蛛**独自造的，雄蛛在其中毫无份额。而它之所以是最脆弱的房子，并不是因为它的丝弱——而是因为它是一座**没有怜悯、没有安全的房子**：雌蛛可能吃掉自己的配偶与子女。

当时的人怎么想？

蜘蛛是每一户人家都熟悉的小虫，它的网是软弱最现成的比喻。但造网的是雌是雄，以及网内发生的那些相食之事，当时并不为人所知——这些细节，非经细致的科学观察不可能看见。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蜘蛛的网**只由雌蛛来造**；在大多数物种中，雄蛛根本不织捕猎的网，而是四处游走寻找雌蛛。在数十个物种中，雌蛛在交配后会杀死并吃掉雄蛛；在另一些物种中，幼蛛会吃掉母亲，或被母亲吃掉。至于丝本身，则是已知最坚韧的材料之一：按重量计比钢还强。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倘若这份脆弱指的是丝的强度，那么这段文字就会被科学推翻，因为蜘蛛丝已被证明是自然界中最坚韧的东西之一。可这节经文谈的是**房子**，而不是丝；而阿拉伯语中的「房子」指的是家人、居所与安全。整段上下文讲的都是**一种对当事人毫无益处的败坏关系**。所以这个描述在社会意义上精确，而不是在材料意义上。还有一点可以佐证：动词用的是阴性——「**她**造屋」——而实际上造屋的正是雌蛛，不是雄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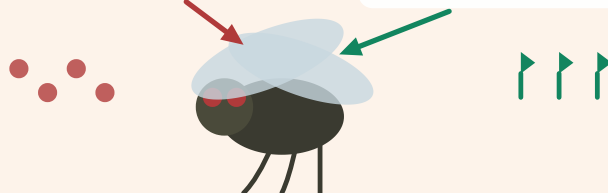
一只翅膀带病，另一只翅膀带药

如果苍蝇落进你们中谁的饮料里，就让他把它整个按下去，然后再拿出来；因为它的一只翅膀上有病，另一只上有药

布哈里辑录——健全

一只翅膀：细菌

另一只翅膀：杀死它们的噬菌体



噬菌体 (Bacteriophages)：只杀细菌的病毒

1915年被发现——今天用于治疗

噬菌体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存在，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杀死细菌

用大白话说

苍蝇带着病菌——这是众所周知的。可这段圣训说的是另一回事：它身上还带着**能杀死那些病菌的东西**。而科学确实发现了一类微小的存在，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捕食细菌。

当时的人怎么想？

细菌当时根本不为人知——直到1676年才在列文虎克的显微镜下被看见。所以说苍蝇带着「病」，比细菌学说早了一千年。至于它身上还带着**药**，当时更没有任何可以理解它的框架。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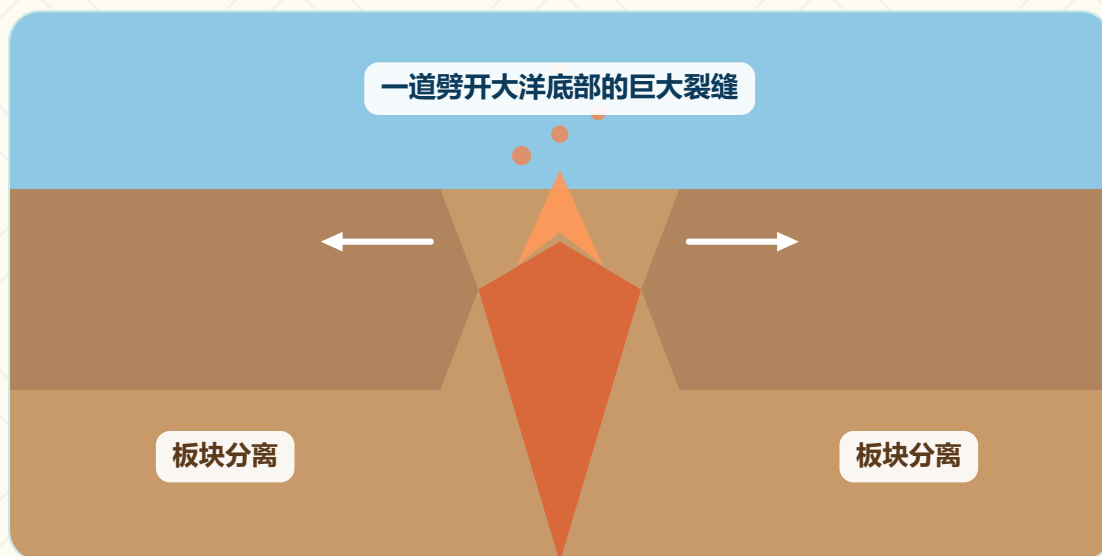
噬菌体 (Bacteriophages)：一类只感染细菌并将其杀死的微小病毒，由特沃特于1915年、德赫雷尔于1917年发现。它们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存在**，并且集中在细菌多的地方——也就是苍蝇及其栖息之处。人们确实在家蝇身上找到了它们。而噬菌体疗法今天已是一门实际存在的医学专科，用于抗生素失效的病例。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段圣训并没有止步于提到药，它还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做法**：整个按下去。而这正是有意味的地方——因为只有当那种抗菌物需要被释放到液体里才能起作用时，「按下去」才有意义。然后是对**两只翅膀**的区分：一只带着伤害，另一只带着治疗。这种分法不是一个编造话的人想得出来的；人们预期听到的会是「苍蝇身上有病也有药」。而把两者各自归到某一只特定的翅膀上，是一处可供检验的指定——而科学来印证了它。

以循环往复的天发誓，以有缝隙的大地发誓

《启明星章》—— 第11-12节



一条在海洋之下绕遍整个地球的裂缝带，长达六万五千公里



用大白话说

地球并不是一个实心连贯的球。它的地壳**是裂开的**——上面有绕遍整颗行星的巨大裂缝，熔化的岩石就从深处由此涌出。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人们设想地球是一个实心、完整、连成一体的物体。而把整个大地描述成「有缝隙的」——即裂开的——在当时任何人的经验里都讲不通；肉眼可见的裂缝，不过是干土的龟裂或河谷的沟道。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这被称为「**洋中脊**」（Mid-Ocean Ridge）：一条长约六万五千公里的火山裂缝带，像网球上的缝线一样绕遍整颗行星。熔融的物质从中涌出，形成新的地壳。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靠声呐设备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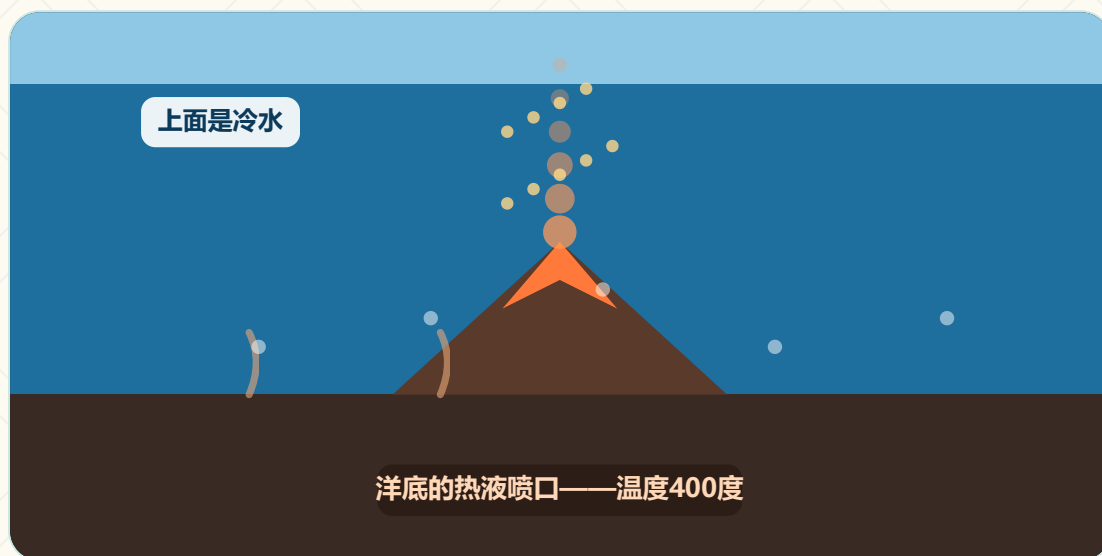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里的盟誓赋予大地的是一项**整体的、固有的**性质：「有缝隙的大地」——就像人们说某地「有树」，意思是树属于它的本性。所以它讲的不是某一道偶然的裂口，而是把「裂开」当作这颗行星本身的属性。而这恰恰就是地质学上的事实：地球是一颗**地壳本性上就是碎裂**的行星，而这正是地震、火山与大陆漂移的根源。

被烧燃的海……水下之火

以山岳盟誓，以天经盟誓……以被烧燃的海洋盟誓

《山岳章》——第1-6节



地球上超过80%的火山活动发生在海面之下



用大白话说

海底下有火在烧！大洋底部有火山与热泉口，喷出的水温度高达四百度。所以这海是**被烧燃的**——即从下面被点着、被烧着。



当时的人怎么想？

水与火是不能相容的对立面——这在每个人心里都是常识。而海正是寒冷与熄灭的象征。所以把海形容为「被烧燃的」，在听者看来是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晦涩的说法。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大洋之下有一条巨大的火山带，地球上超过80%的火山喷发发生在水下。1977年人们还发现了**热液喷口**，它喷出的水超过400度，却因压力极大而不沸腾。而在这些火的周围，有一整套根本不依赖阳光的生命。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阿拉伯语中的「萨贾拉」意为**把炉子点燃、使它充满火**——同一个词也出现在「当海洋被烧燃的时候」那一节里。所以这个描述明确指的是点燃，而不是充满，也不是流动。而真主以被烧燃的海起誓，这句誓言夹在以图尔山起誓与以天房起誓之间——也就是夹在真实存在的事物之间。所以它所指的是一个已然存在的现实，而人类在1350年之后才把它揭开。

我必定替你抵御那些嘲笑者

我必定替你抵御那些嘲笑者——他们在真主之外别立神灵，不久他们就知道了

《石谷章》—— 第95-96节

一个替他挡住特定几个对手的承诺——而他确实被挡住了



圣传中点名的五个头目……全都在迁徙之前死去

麦加带头嘲笑的那些首领，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用大白话说

麦加有一些出名的人物，带头嘲笑先知ﷺ、加害于他。于是有一节经文降下说：**我替你抵御他们**。没过多久，他们全都死了，各自死于不同的原因。

当时的人怎么想？

这些人是古莱什的首领，有地位也有钱财，正处在权势的顶点。而先知ﷺ和跟随他的人处在最弱的境地：被围困、被迫害，既无军队也无庇护。当时没有任何人间的办法能挡住他们的加害，更别说使他们灭亡了。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圣传与史书——其中最早的是伊本·希沙姆所传的伊本·易司哈格《先知传》——记载带头嘲笑者共五人，他们都在迁徙前后相近的一段时间里死去，死因各不相同、毫无共通之处：疾病、瘟疫、意外、被刺伤，以及伤口溃烂。此后再没有一个人以那种方式与这场宣教为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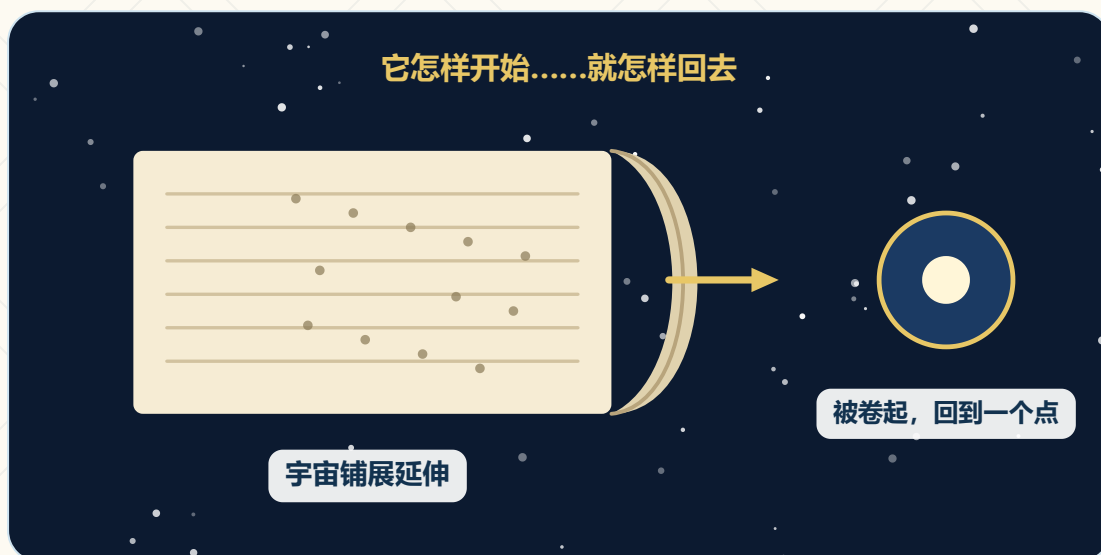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段文字含有一项**担保**，而不只是一句祈祷或期望。而担保是一种可以落空的承诺，一旦落空，立刻就会在对手面前暴露。倘若他们中哪怕有一个人继续加害、继续嘲笑好几年，这节经文就会成为对他们有利、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为城中最弱者、针对城中最强者而发的承诺**——而这是《古兰经》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那个团体将败北，他们将转身逃跑」降示于麦加，比白德尔之战早了好几年，先知ﷺ在白德尔那天说出了它，而它应验了。

天将像卷起书页一样被卷起

在那日，我将天卷起，犹如卷起书页一样。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我将怎样使它复原

《众先知章》—— 第104节



宇宙从一个点铺开.....也将卷回一个点

用大白话说

这节经文说，宇宙的终局将是一次**卷起**——即收缩与卷拢，就像你卷起一张纸。然后它说了一句奇特的话：这个终局将**与起初一模一样**。

当时的人怎么想？

当时根本没有「宇宙如何终结」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人们的想法里，宇宙是无始无终、亘古永存的。而把终局的形态与起初的形态联系起来，当时也没有任何可以理解它的框架。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理论物理学中最著名的宇宙终局设想之一，就是「**大挤压**」（Big Crunch）：引力胜过膨胀，宇宙重新向自身收缩，直到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一个密度极高的点。也就是说，**终局是起初的一个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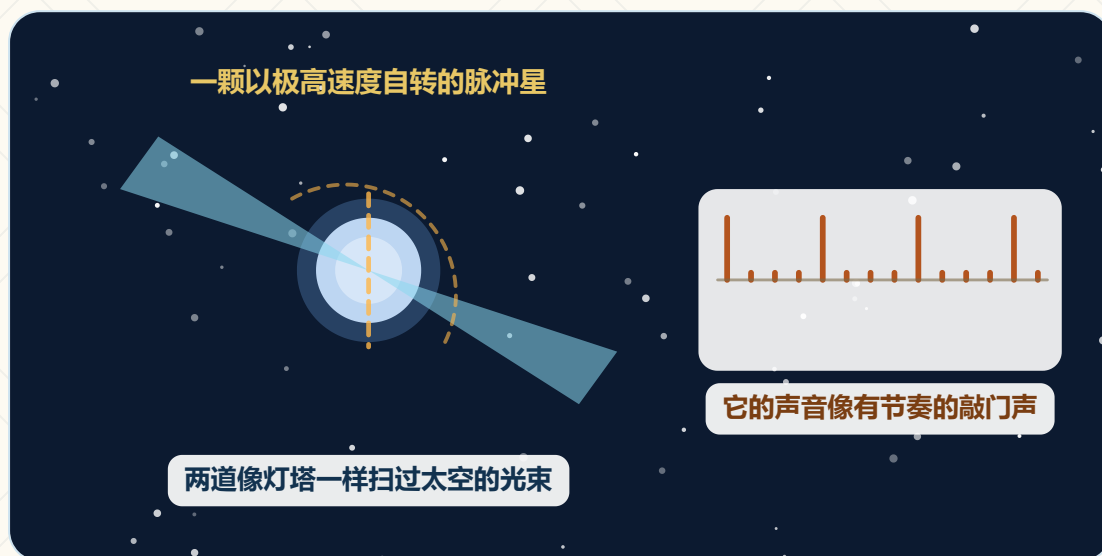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奇迹在这节经文的后半句：「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我将怎样使它复原」。这句话立下了一条规则：**终局的形态 = 起初的形态**。于是它等于在暗中告诉我们，宇宙起初是**卷着的**——即收缩在一个点里——而这正是大爆炸模型所说的。一节经文同时给出了起初与终局，而当时在任何人的头脑里，宇宙既没有起初，也没有终局。

那颗敲击并穿透的星

以苍穹和启明星盟誓——你怎能知道启明星是什么？是那穿透黑暗的明星

《启明星章》—— 第1-3节



脉冲星：发出规律的脉冲，像一柄从不失手的锤子在敲

用大白话说

有些星发出的信号**像有节奏的敲门声**：嗒……嗒……嗒……其精确程度胜过人类造出的最精密的钟。而《古兰经》给它起的名字是「敲击者」——即那个敲的东西。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人们眼里，星是一个安静不动的光点。它没有声音，没有搏动，也不穿透什么。而把「敲击」——那种反复发声的击打——与天上的一颗星联系起来，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听者听来都是没有意义的话。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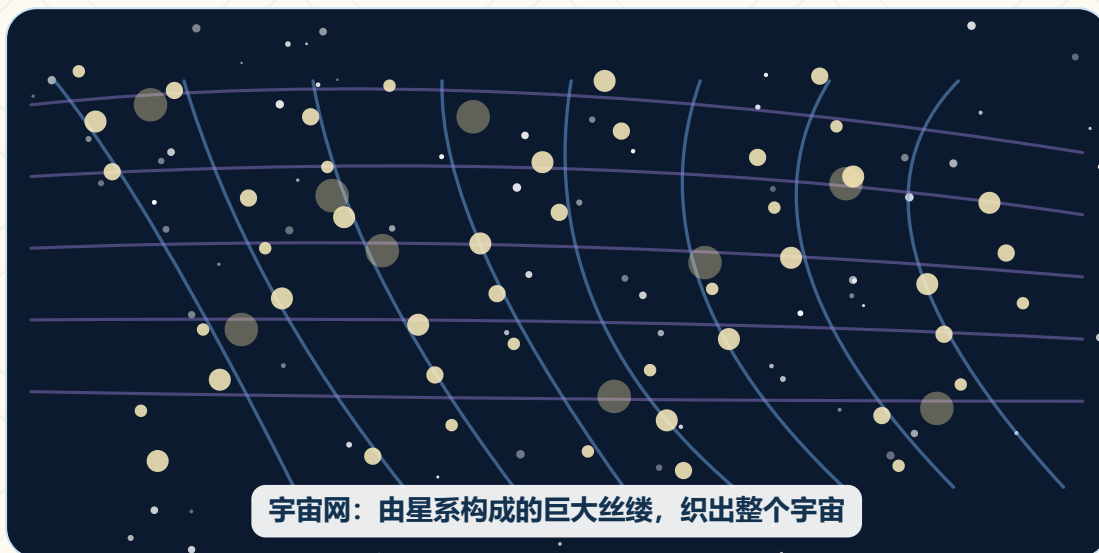
1967年，天文学家乔丝琳·贝尔从太空中接收到规律得惊人的重复射电信号，以至于研究组起初以为那是智慧生命发来的讯息，把它命名为 LGM-1。后来才弄清楚，那是**中子星脉冲星**（Pulsars）：恒星爆炸后的残骸，每秒自转几十甚至几百圈，并射出两道像灯塔一样扫过太空的光束。而当它们的信号被转换成声音时，正是**规律的敲击声**。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不留任何余地：「敲击者」= 发出反复敲击声的东西，「穿透者」= 穿越而过、贯通的东西。而脉冲星字面地兼有这两种描述：它的信号是有节奏的敲击，而它穿过数千光年，穿透银河系的尘埃抵达我们。更何况这句盟誓本身（「以苍穹和启明星盟誓」）之后紧跟着一个反问：「你怎能知道启明星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是一样**你无从知道的东西**。而事实确实如此，直到1967年。

以有织纹的苍穹盟誓

《播种者章》—— 第7节



宇宙的大尺度地图：不是散落的星系，而是一张由丝缕与结点织成的网

♀ 用大白话说

你若从极远处看整个宇宙，看到的不会是散落的星辰。你会看到某种像**织物或丝线之网**的东西：由星系构成的长长的丝缕，以及它们之间巨大的黑色空洞。而阿拉伯语中「胡布克」一词的意思是：**有纹路的、织得严密的织物**。

✂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在人们看来，天是一个光滑的穹盖，上面镶着光点，既无结构，也无形状与排布。「宇宙整体上有一种形状」这种念头，当时根本不曾被提出。

⚙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近几十年来，天文台完成了数百万星系的三维地图（SDSS 项目与 2dF 巡天），得出的结果令人惊讶：星系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排列在「**宇宙网**」（Cosmic Web）之中——由星系构成的巨大丝缕与壁，围着一个个空荡的巨洞。而由此得到的图像，像织物像到令人错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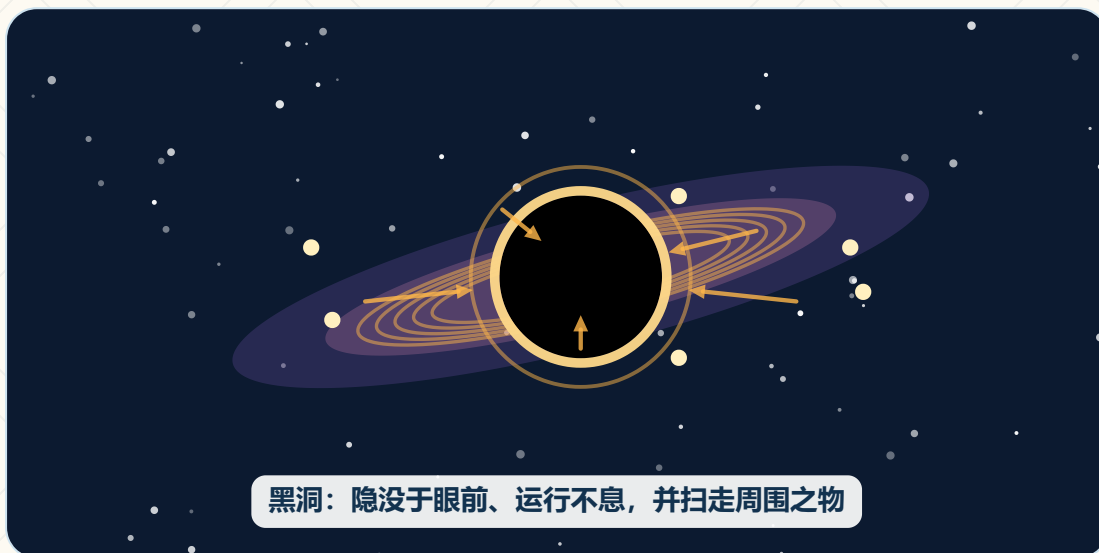
✦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胡布克」是「希巴克」的复数，在阿拉伯语辞书中的意思是：严密编织之物中那些交错的纹路，如同水面的波纹或沙上的褶皱。而这恰恰就是今天所用的科学术语：「Filaments」，即**丝缕**。一个阿拉伯语词与一个现代科学术语，在这样一个罕见的意义上彼此吻合，而且相隔十四个世纪——这不是偶然能碰上的事。

隐没的、运行的、吞扫的

我以隐没的众星盟誓——它们运行，它们隐藏

《卷拢章》—— 第15-16节



黑洞：隐没于眼前、运行不息，并扫走周围之物

黑洞像一台宇宙的吸尘器，把周围的气体与恒星吞进去



用大白话说

太空中有一类天体具备三个特征：**隐没**而看不见，以极高的速度**运行**，并**扫走**周围的东西把它吞掉。而这三个特征，正是真主在这里所起誓的对象。



当时的人怎么想？

全世界都没有「不可见的天体」这种设想。一个天体要么能看见，于是它存在；要么看不见，于是它不存在。至于天上存在某种极其巨大、却永远看不见、还把周围之物吞掉的东西——这是谁也没有想象过的。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黑洞：密度大到连光都逃不出去的天体，因此它们在本性上就是**完全隐匿的**。它们在自己的星系中旋转、运行，并把气体、尘埃与恒星吸引过去吞掉。第一张黑洞的直接影像拍摄于2019年（在 M87 星系中），而证实黑洞存在的工作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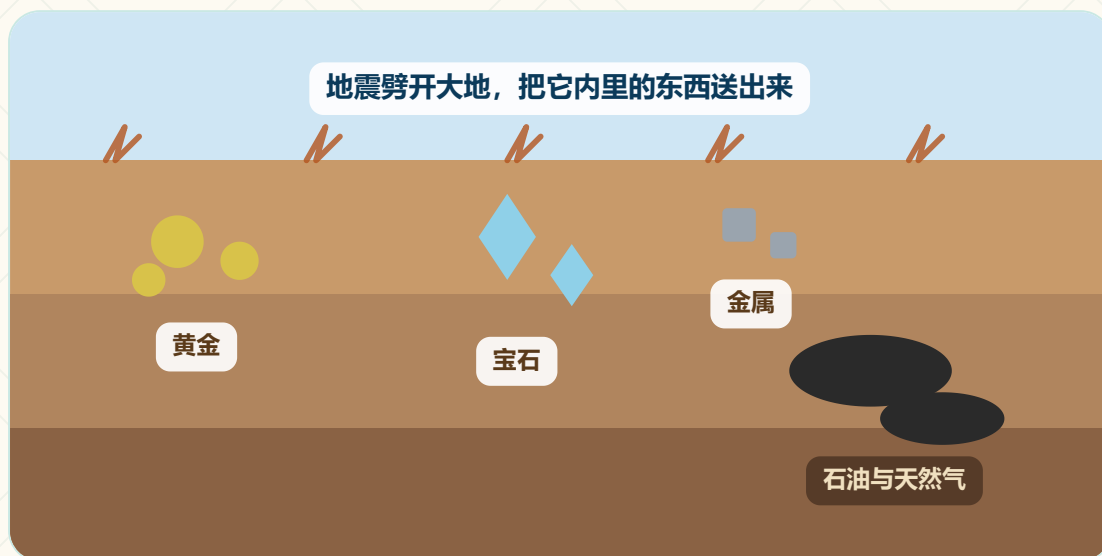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三个词精确得惊人：「隐没的」出自一个意为**隐藏、收缩**的词根；「运行的」即**行进、移动的**；「吞扫的」出自一个意为**把周围之物聚拢并吞下**的词根（扫帚一词由它而来，羚羊藏身的洞穴一词也由它而来）。两节经文里三个特征，全都落在一件直到二十世纪才为人所知的东西上。还要注意，《古兰经》中的盟誓，只以重大之物起誓。

大地吐出它的重担

当大地猛烈地震动，大地抛其重担

《地震章》—— 第1-2节



是地震与板块运动，把金属与石油抬到了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用大白话说

我们今天开采的一切黄金、金属与石油，本来都深埋在地底。而把它抬到接近地表的，是**地震与大地**的运动，历经了数百万年。



当时的人怎么想？

地震纯粹是一场灾祸：坍塌、陷落与死亡。没有人把它与任何益处、与「吐出好东西」联系起来。而「它的重担」意指大地内部的宝藏这一层意思，在听者那里也并没有清晰的所指。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世界上大多数具经济价值的矿藏，都位于**板块边界**以及地震与火山活动带上。正是板块的运动把富含金属的岩石从深处推向地壳，而炽热的流体又把黄金与铜富集在矿脉中。若没有这种活动，大地全部的宝藏都会永远留在我们够不到的地方。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这节经文把两件普通理智不会联系起来的事连在了一起：震动 ← 吐出重担。而这恰恰就是采矿学所确定的。而「重担」这个词精确得引人注目：贵重金属——黄金、铂、铀——正是**密度最大的元素**，它们在本性上会向地心下沉，所以非有一股力量把它们推上来不可。于是它们被以那项区分性的物理性质来命名。

一只蚊子，乃至比它更小的东西

真主的确不嫌以蚊子或更小的东西设任何譬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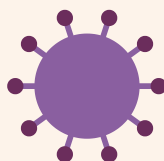
《黄牛章》—— 第26节

「乃至它之上的」 = 以及比它更小的



蚊子

肉眼可见的最小者



病毒

比它小一百万倍



细菌

介于两者之间

若拿细菌与病毒来比，蚊子简直是个庞然大物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以人们所能看见的最小的东西——蚊子——设了譬喻，然后说：「乃至它之上的」。而阿拉伯语中的「之上」也可以表示**在小上更进一层**，即：以及比它更小的东西。

当时的人怎么想？

蚊子当时就是「小」的极限：肉眼所能看见并分辨出其肢体的最小生物。人们设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小的生命，因为看不见的东西无从知道它存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显微镜被发明。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蚊子其实是个相当庞大的生物：体长约6毫米。单在它一只的身上就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细菌**，而它身上的病毒又比细菌小上几百倍。人们还发现，一只蚊子的构造极其复杂：由数百枚透镜组成的复眼；口器中有六件彼此独立的器具，分别用来穿刺、吸取和注入抗凝物质；翅膀每秒扇动600次。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上下文是关键。这节经文的场合，是在说明真主不嫌以**微小之物**设譬喻，回应那些讥笑《古兰经》提到苍蝇与蜘蛛的人。所以与上下文相合的意思是：也不嫌以**比它更细微**的东西设譬。而这种用法在阿拉伯语中是正确的，正如人们说「这个人在无知上还在他之上」。于是这段文字暗中确认了：存在着比肉眼所见最小之物更小的受造物——而在那个时代，蚊子正是人类对「小」的认识的尽头。

鲁特的族人……上下被翻转过来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我使那个市镇天翻地覆，我使层叠的砖石纷纷落在他们身上

《呼德章》—— 第82节



一片陷落并翻转的地区，被极咸的水淹没

用大白话说

这节经文说，鲁特族人的城市**被上下翻了个个儿**，然后一层层叠压的石块落在它上面。而地质学解释了这种事如何能在那一带发生。

当时的人怎么想？

陷落与翻转当时被理解成纯粹不可见的惩罚，没有任何自然机制。没有人知道那一带位于一条巨大的断层上，更不知道它的地下含有气体、沥青与硫磺。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死海地区位于**死海转换断层**上——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震断层之一——而且是地球陆地表面最低的一点。这一带富含天然沥青、硫磺与可燃气体。研究者认为，一场剧烈的地震导致了**土壤液化与陷落**，使地层翻转，同时抛出燃烧的物质落在这片地区上。而在约旦的塔尔哈曼遗址，人们发现了一层突发毁灭的地层，其中含有被极高温度熔化过的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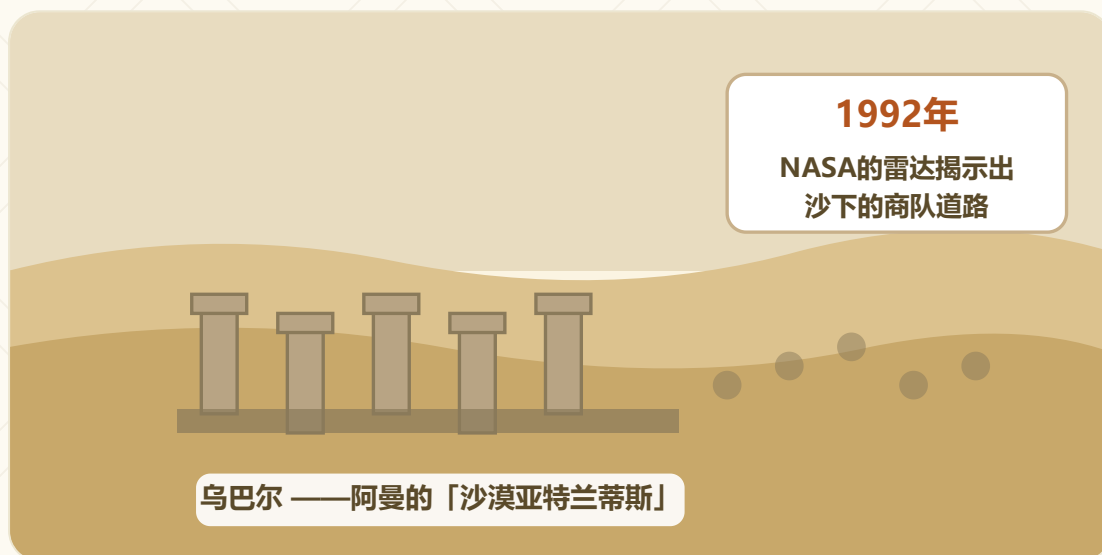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三个词承载了全部的描述。「**我使它天翻地覆**」：指的是地层完整的垂直翻转，而不只是倒塌——这正是对陷落与翻转的地质学描述。「**砖石**」：这个词兼含石头与硬化的泥。「**层叠的**」：即一层压着一层地码在一起——而这正是那一带成层沉积岩的精确写照。所以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一套彼此自洽的自然机制，而不是一幅笼统的想象图景。

有柱子的伊赖姆……那座被埋掉的城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主怎样惩治阿德人——有柱子的伊赖姆人吗？像那样的人，在别的城市里是没有被创造过的

《黎明章》—— 第6-8节



沙丘之下，几千年后重见天日的柱子与城堡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提到过一座有**柱子**的伟大城市，说从未有过与它相似的，并说它毁灭了。人们一直把它当作传说……直到卫星雷达在沙下揭出了它的遗迹。

当时的人怎么想？

鲁卜哈利沙漠里除了望不到边的沙什么也没有。西方史学家把「阿德」与「伊赖姆」归入阿拉伯人的传说，因为既没有遗迹，别的史料里也没有提到。而沙漠不会把秘密留在它的表面上让人看见。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1992年，尼古拉斯·克拉普带领的团队使用NASA航天飞机的雷达影像，在沙下显现出**汇聚于一点的古代商队道路**，地点在阿曼佐法尔省的**希斯尔**。发掘后露出了一座八角形的城堡，带有**高耸的塔楼**，以及一座塌进下方石灰岩溶洞中的城市遗迹。世界各大报纸以「乌巴尔：沙漠中的亚特兰蒂斯」为题报道了这一发现。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古兰经》给这座城指定了一项特别的属性：**「有柱子的」**——即柱子或高耸的塔楼。这并不是随便哪座城市都有的笼统形容；半岛上的城市当时是泥屋与帐篷。它又加了一句：**「像那样的，在别的城市里是没有被创造过的」**——即它在建筑上的独一无二。而那些塔楼确实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古兰经》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传说来讲的，而在当时，没有人拿得出任何关于它的证据；这件事被当作它的一处把柄，持续了十四个世纪，直到雷达来了。

哈曼……一个从石头里走出来的名字

法老说：哈曼啊！你替我建筑一座高楼，也许我能获得若干线索

《赦宥者章》—— 第36节

这个名字写在象形文字里，而它直到1822年才被读通



一块古埃及铭文 —— 维也纳霍夫博物馆

一块象形文字椭圆框中刻着「哈曼」之名，以及他在营建上的职务

用大白话说

《古兰经》提到一个名叫**哈曼**的人，与法老一同从事**营建**。一千多年之后，学者们读通了象形文字，果然找到了这个名字——而他的职务正是：石料工人的主管。

当时的人怎么想？

象形文字约在公元四世纪彻底死去，地球上再没有一个人能读它。于是古埃及官员的名字全部落入绝对的未知。批评者曾指责《古兰经》张冠李戴，说「哈曼」这个名字是从《以斯帖记》里的巴比伦故事搬来的，把他放在埃及是一处历史错误。

今天的科学怎么说？

1822年，商博良借罗塞塔石碑破译了象形文字。在维也纳霍夫博物馆出版的古埃及人名索引中，一块出土石板上出现了**哈曼**这个名字，并附有头衔：「**石料采石场工人的主管**」。也就是说，此人是一个真实的埃及人，而他的职位恰恰与石料营建有关。

为什么这是决定性的奇迹？

想一想，一个编造文本的人在这里会踩进什么陷阱。一个次要人物的陌生名字，属于一个语言已经死掉的文明，在《古兰经》中出现了十次，而且每一次都与法老、与埃及连在一起。然后他偏偏被吩咐去**建一座高楼**——而这正是铭文所载此人真实的职务。一个作伪者要在地球上无人能读的语言里，同时猜中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和他的职务，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概率。而几个世纪以来加在《古兰经》头上的这项指控，反倒变成了对它的一份见证。